中國文學述評

雅宬叢書之一



瑞安李笠著

中國文學述評



中國文學述評自敍

中國學術，主觀之色彩特濃；此民性富於感情之徵，亦文學所由發達者也。試即國學之總成績估之，文學領土實為最大。四部書籍，詩文專集，既較子史為繁富矣；而經部之詩，子部之小說，又皆直隸文學者也。即他經以及諸子廿四史，雖歸哲史之科，實亦文章之選也。此外元明傳奇劇曲，以及近代演義小說之屬，為四庫所未著錄者，亦幾無不在文學範圍之內。故科學材料，所當仰給於遠西；文學材料，則中國亦自具富源，寧可捨己而耘人之田哉？

顧我國雖富文學作品，而詮論文學之書則闕如。文評詩話，自一二名著外，非首尾不完，無系統之足言；即瑕瑜互見，徒煩瀆而寡要。蓋文學作家，須具主觀，而批評家則純稟客觀；我國學術，向乏分類之研究，文學評家鮮不兼據作家之席，所以批評之事業，不能發展，而民性之弱點，遂難掩飾也。（參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劉勰文心雕龍，文評之傑出者也。而宗經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出於書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以文學依傍五經，既已腐矣；而詔策篇云：「軒轅唐虞，同稱曰命，」詔命既出於書，軒轅何有其書？又銘箴篇云「昔軒轅刻輿几以弼違，」亦與銘箴生於春秋語戾。此又詮說之牴牾者也。夫詔銘之體，溯及軒轅，為彥和之文學史觀；而文章原本五經，則時人尊經之觀念也。進退失據，無非思想受環境之支配耳。

時代觀念之謬誤，其原因有直接與間接之別。因尊經而改移文學之目標，此間接也。更有拘執文章舊體而鄙薄新體者，斯為直接之謬誤：宋詞元曲，詩之變相，而論者以詩故而目詞為詩餘，以詞故而目

曲爲詞餘，此關於韻文者也。演義小說爲純文學，而論者以傳記故而屏諸文學範圍之外，此關於無韻文者也。先入爲主，斯國人尊古之結習，亦前此評文家之通病歟？

前人立論，既有時代觀念之謬；而晚近作者，依附西學土苴，固有材料，又非得也。蓋文學爲情性之產物；義理無誤矣，言語文法洽當矣，其於情趣，不辨中外異撰，遠遡殊途也，則秦人之炙，於我何嗜？故評家於一定規律之外，又當審察國情者也。

總之，以時間言，文學之界義，今勝於昔也；以空間言，文學之情趣，近逾於遠也。懸此爲鵠，其有不然，蓋亦僅矣。甲子之歲，笠承乏廣東大學文學概論講席，病坊間無適用課本，輒體斯旨，著篇六編，客秋遊粵，重爲纂定。自知力不從心，疏舛弘多，商榷至當，蓋有待焉。

民國十五年冬月，雁晴李笠識於瑞安橫經室。

中國文學述評目次

第一編　何謂文學

第二編　文學之分類

第四編 文學與個性

第五編 文學與感情

中國文學述評

瑞安李　笠撰



第一編　何謂文學

第一章　文學標準不同之四大派

在研究或討論某種學問之前，必先正名定義，使對象確立不移，庶無捕風捉影之弊，多歧亡羊之累。文學之名，來源雖古，然審其涵義，則甚含混。且時代觀念古今不同，風土習慣中外互異，世士論文，各以所學相與排詆，約而言之，可分四派如次：

(1)以文字爲準說　主此說者，以章炳麟爲代表。章之言曰：「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絢素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權論文學，以文字爲準，不以彣彰爲準。」（國故論衡中卷）

(2)以六藝爲準說　此卽文以載道之旨，近人陳兆鼎提倡甚力。陳之言曰：「文學之名，始見論語，游夏文學，受之夫子，所習蓋六藝也。叔孫通以文學爲秦博士，漢有賢良文學之科，與選者咸經明行修之士，是以中國文學，乃以六藝爲質幹，非徒屬文工，以修辭傅藻爲能事也。」（華國雜誌中國文學以六藝爲本說）

(3)以修辭爲準說　此說復可分爲二派：（甲）駢詞儷語，方得爲文，近世學者，劉氏師培主之最力。劉之言曰：「易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論語曰『郁郁乎文哉』，由易之說，則淸白相比，玄黃厝雜之謂也；由語之說，則會集衆彩，含物化光之謂也。嗣則洨長說文，詁道相詮；成國釋名，卽繡爲辟。

准萌造字之基，顧題正名之指，文匪一端，殊途同軌。……又曰：「散行之體，概與文殊，唐宋以降，此誼弗明，散體之作，亦入文集。若從孔子正名之誼，則言無藻韻，弗得名文，以筆冒文，誤孰甚焉。」（詳見中古文學史第一課第二兩課）

（乙）文必古雅，與常語不同，近人顧實主之。顧氏引明人鄭瑗之言曰：「尚書辭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澀，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誄孔子辭，其文便佶倔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佶倔，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字，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二期國民文學之決心。案鄭說見圖書集成文學部總論十之一，引井觀瑣言。案新近朱謙之撰音樂的文學小史主張有「情辭聲韻」的才算活文學，可謂以「聲音為標準」一派。但和者尙少，故未論列。）

(4)以情感為準說　近人主此說者，大抵標榜西儒，可以英人溫齊斯特 Wincherter 之言為代表。溫氏曰「心有所思，形於符號，而使人生同一之思，是為傳達思想，此不過言語文字，其去文學猶遠。使人心有所感，發為文章，使人生同一之感情者，乃可謂文學矣。其旨在傳達思想，而以情為輔助之具，令人有完備愉快之領此者，則其書為散體文學，如歷史及評論學是也。反之若情感為初旨思想緣之而入人心者，則其書為美文，如詩與小說是也。」（景昌極等譯文學評論之原理第六章）

右列諸說，各視其人所受之影響而有所偏；一則受舊思想之支配，一則受西欲之同化。茲學斟酌重輕，商定一是，其先決之問題，須明歷代文學觀念之嬗變，然後（甲）決其糾結之所在，使泥舊者無所藉口。（乙）審其特質之分量，使騖新者益以進步。今依討論次序，由下章分別言之。

第二章　文學觀念嬗變之六大時期

我國文學觀念之變遷，自先秦迄於今日，無慮六變，分述如次：

(1)華辭時期　文學之名詞，在古書中最初見於孔子墨子之言。孔子以「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爲四科之二，見論語先進，疏謂「文章博學」，則分文學爲二科矣。甚謬。墨子以「爲文學出言談」連言。見非命下篇。非命中篇云「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可參。尋孔墨之恉，蓋以文學爲言語之經修飾者。茲以當時人之言證之如左：

顏闔曰：「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莊子列禦寇篇

墨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意林一引。案易十翼有文言，阮元文言說云：「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學之篇也。章炳麟辨之曰：「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彩飾也」。近顏實撰國民文學之決心一文，亦主章說。笠謂文言二字，自如阮說。若爲文王作易，因曰文言，則伏義周公獨不與乎？且孔子逃易，而託曰文王之言，則何異揚雄之擬易，論語，文中之自比聖人乎？孔子之僭，諒不至此！今以墨子之言，證之，益信。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得其旨矣。

觀二人之所以評論孔墨者，足知其時文學之眞義，以辭言華美爲主矣。孔尚飾文，墨尚實用，思想不相容受，故於文學之感情亦相衡突也。

(2)儒言時期：文學既爲儒者所修，因爲儒者之言爲文言，以配「傾危繳繞」名法之言，此舉部分之名，以代表全體，所謂「以偏該全」也。習慣相傳，遂以文學爲儒學之別名，擴狹義爲廣義矣。茲以史漢之言證之如次：

……及高皇帝誅項藉，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禮樂。……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史記儒林傳

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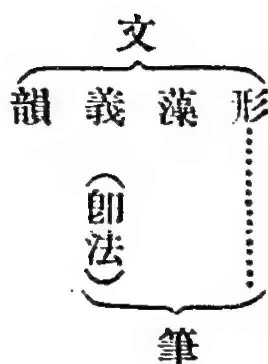
湯以武帝鄉文學，欲附事決獄，請以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漢書張湯傳

以儒術爲文學，則不能不以儒者所誦習之六藝爲文學；六藝既爲文學，則任舉一藝，亦可稱爲文學，故司馬遷以禮樂爲文學，班固以尚書春秋爲文學，展轉誤會，本意愈遠矣。譬如士禮爲儀禮之一部分；漢人稱儀禮爲士禮，此亦代表名也。假如任取儀禮之一篇若聘禮，若大射禮，而亦稱爲士禮，豈非笑話！漢世「廣義文學觀」的根本錯誤，正與此同；但以積習之故，學者未深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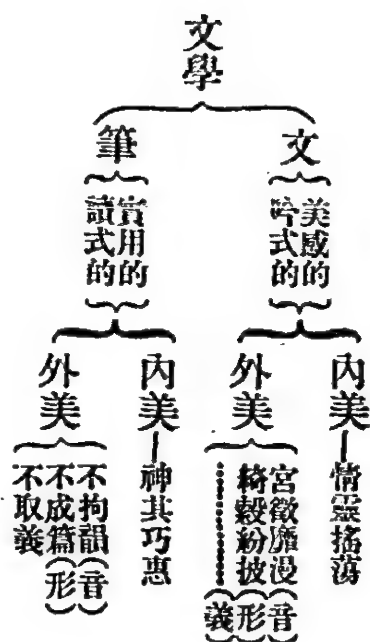
(3)文筆時期：魏晉以降，文學的藝術日趨精密，從事文學的人亦日多，而其時玄學方昌，復不似漢世之儒言獨尊，於是文學遂脫離儒術之範圍而獨立；對於文學的觀念亦由迷混而漸臻正確。茲爲揚榷如次：

文學獨立成功之最大貢獻，爲文筆之分；厥後發明，亦只循此二系而演進。故文筆之定義，遂有前後之不同。約而述之，可分初晚二期：

初期：此期可舉范曄之言爲代表。曄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後漢書自序）以范曄說研究之，可知當時文學重形式而不尙精神，以旨意聽命於義韻，雖未能盡合文學之界義，而從前受儒家思想支配之舊習，實因此而解除。其文筆要素，又可列表如左：



晚期：此期可舉梁元帝之言爲代表。元帝曰：「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通子史，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爲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可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通作慧）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金樓子立言篇）觀此，可知梁世文學，兼重情思的內美，較初期爲進步不少；而文筆之進，亦確有性質上之種種不同，不似前時之僅以有韻無韻爲別矣。茲爲列表如左：



在上述二期之間，非惟六經在文學範圍之外，（裴子野雕蟲論曰「自是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顓魯。」）即子史亦在被擯之列。裴子野雕蟲論外，昭明序文選，曾詳言之，其說如下：

「若夫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其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以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編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習之。」（文選序）

蕭氏所謂「篇章」「篇翰」「篇什」者，蓋含有文筆二項之元素也。經之不得爲文學，以說人倫；

子之不得爲文學，以說哲理；史之不得爲文學，以說是非異同；則文學在禮教學術陳迹之外也審矣。

更有一點，足爲吾人注意者：先秦以華辭爲文學，此時則加以裁制；所謂謀夫之話，辨士端之者，本爲文學之正宗，徒以不合「篇章」而見棄；則知「篇章」者，自所指涵義之外，兼以限制其篇幅，不令過長也。夫篇幅之長短，與內美影響至大，觀近世小說之尚短篇，戲劇之重獨幕，可見當時研究及此，亦不可謂非文學程度增高之證；而論者但委之昭明撰集之體裁，豈曰知言？

或疑文選一書，兼載章奏序論，當時既有文筆之分，昭明又已贊成其說，何以曰文，不曰筆乎？曰：「此亦用代表名也。」在習慣上舉文可以該筆，舉筆不可以該文。是以彥和著書，總名文心，士衡撰賦，概稱文賦，王儉七志，於集部但稱文翰；阮孝緒七錄，亦稱文集也。（劉師培曰：「筆之爲體，統該符檄牋奏表啟書札諸作，其彈事議對之屬，亦屬於筆，史策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也。又王僧孺徐勉孔奐諸倫，其彈事之文，各與集別，均足爲文筆區分之證。更即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迄於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讔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十六迄於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篇中所舉揚雄劇秦美新爲無韻之文，相如封禪文唯頌有韻，班氏典引，亦不盡叶韻，又東漢封禪儀記，則記事之體也）。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

文之名稱，其範圍既可大可小；（大名當文學之文，小名當文筆之文）在事實上雖無關係，在應用上易生誤會，故當時人或稱文爲詩：如南史劉孝綽傳「弟孝儀季威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即孝威。任昉傳「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並以詩筆爲文筆也。唯六朝之際，本無所謂散文詩者，則詩之爲詩，自以句末叶韻者爲準。「有韻爲文」，雖爲當時常言，（劉勰曰：「今之常言，有韻者文也」。見下。）而所謂韻者，並非限於句末之韻也。（說見下）然則以詩名文，其差池可知；（唐人稱韓愈文孟郊詩，曰：「孟詩韓筆」（見趙璘

因話錄）又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雖用詩筆之名，非復六朝人之意矣。蓋以詩代文，名本未當，文筆之義，唐又失講也。於是後有名筆爲辭筆，皆如南史孔珪傳，「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雅有辭筆」之類是也。觀此可知當時文筆之研究，久而愈明晰矣。

(4)古文時期： 文學既由獨立而演進，宜乎蒸蒸日上，無他問題矣；誰知同時尚有一派文人，承漢儒「廣義觀」之傳統，從中作梗，阻其進行。此派之最有力者，可推劉勰與顏之推，其阻撓之步驟，蓋先破壞文筆之分，而後牽合六藝，復歸儒術。其說如次：

(一)破壞文筆　劉勰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文心雕龍總術篇）

(二)牽合六藝　劉又曰：「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全前）

顏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出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顏氏家訓文章篇：雕龍宗經篇略同。）

劉顏之說，適合世人尊經復古之心理，久之遂能戰勝文學獨立論。自是文學復合儒術而爲一焉。降及隋唐，文筆之分，遂不爲人所注意；比韓柳之古文說興，其勢力之大，更莫可與京。茲舉二人所以自詡其文者，亦可見古文之色彩，及時人治文學之目標矣。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其外。（洪容齋隨筆）

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全上）

宋儒繼之，拘謹更甚，以文章爲載道之器；雖劉氏之昌言宗經，無其腐；韓氏之規摹古文，無其迂矣；於是文學之眞義愈隱，文學之解人愈鮮。蘇子由譏唐人工精爲詩而陋於聞道；眞西山撰文章正宗謂「立言必關世教；」亦足見其時風氣之固蔽矣。

文學屈伏於此種觀念之下，一切抒情之純文若詩賦詞曲等，皆將退居臣位，有附風雅之末，苟延殘喘而已！揚雄稱「辭賦爲雕蟲小技，」足以表明漢時之文學重心矣！唐宋以來，稱「詞爲詩餘，曲爲詞餘」足以表明唐宋以來之文學重心已！

(5)駢文時期： 自前淸考證學興，學者由文筆之觀察，漸覺唐宋以來文人之蒙蔽，遂有攻擊正統派之傾向，茲姑舉阮元之說於下，亦足見當時文學思潮之一斑矣！

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卽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名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阮氏之說，雖亦影附六藝之易，然取其形美，非取其儒言，故仍合乎古代華言之旨，而不與漢人之廣義觀同也。惟所論膠於駢散之形迹，未及六朝論文之兼該內外諸美，故終不能折桐城派之心。蓋其時文人思想未能解放，欲人信仰，不能不奉孔子以為護符耳。學海堂弟子如劉天惠梁國珍侯康等亦曾考文筆之源流，見學海堂集。阮福為文筆對，尤為詳賅，見研經室集。惟於文學之界義，並未有明確之見解耳。

(6)歐化時期　中外學術，每一接觸，文學必大受其影響：魏晉之翻譯佛經，文章亦起變化，其前例也。惟彼時文學方盛，影響尚微。近世受歐化之影響，文學變化之劇，則有非前人所及料者。蓋清代文學，古文一派，既空疏而無用；參看第二編第二章文之駢散條駢文一派，又迂闊而近拘；以之譯述科學哲學，俱無當也。於是不得不唱語體文以應社會之需要，而舊文學遂受一般人之唾棄。此以科學目標改革文學觀念者也。但以語言為文，在形式上既不能引人之美感，遂一移文學之重心於小說，以引人之情感；此又以西洋文學目標改革中國文學觀念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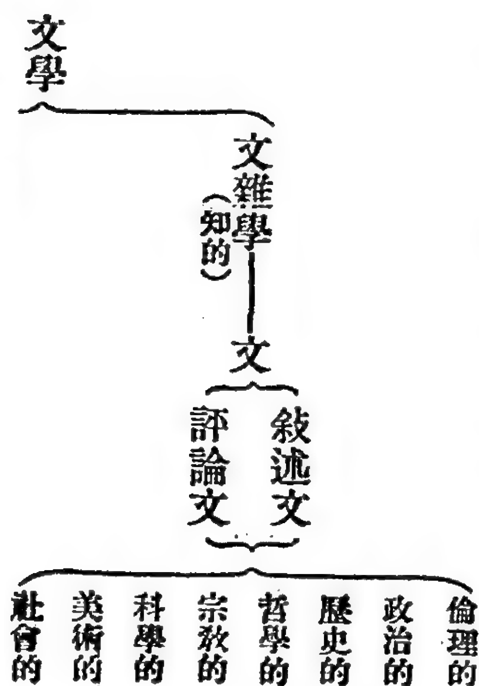
上述六期，復可併為三組：(1)(3)(5)為一組，(2)(4)為一組，(6)為一組。其數期為一組者，雖未必後先蟬聯，要有互通之淵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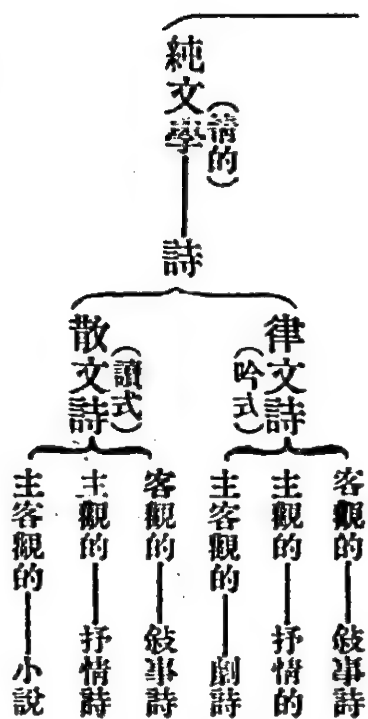
前章所舉四種文學標準，要不出乎三組範圍之外：章太炎氏研究先秦與印度哲學，以文章為學術之工具，遂夷文學於文字；與(6)之第一派處同一地位，故觀念亦同也。他如受(2)(4)之影響者，遂發生陳兆鼎之主張；受(1)(3)(5)之影響者，遂發生劉師培之主張，鄭氏顧氏其別流也；受(6)之第二派影響者，遂奉溫氏之說為圭臬焉。吾人熟察六期文學之因果，則各派主張之是非，亦可知其辜較矣。

第二章　東西文學之質量

討論文學，當以文學為本位，使文學而依草附木，如前章(3)(4)時期之觀察，則文學之名，根本不能成立矣。茲欲沽定文學之質量，雖不能不有歷史的根據，而(2)之誤會，(4)之蒙蔽，則當棄而勿論；庶乎文學之概觀有條不紊，而文學之所以為文學者，亦不難迎刃而解已。

中國文學之眞義，於(3)之晚期可謂發洩殆盡。(1)(5)則偏頗而不全。(6)之初期既不知文學為何物；晚近主情之說，亦六朝人所已言者也。惟我國以文字及習慣之關係，持較遠西，似微側重形式之美，此陸雲論文所以有「先辭後情」之說也。是以文筆之分，與西洋文學之區純文雜文，終難共軌，茲為比較如下：西洋文學，以屬於知的「敍述文」「評論文」為雜文學，Mixed Literature 簡稱曰文；屬於情的「律文詩」謂有韻者「散文詩」謂無韻者或譯為自由詩為純文學，Powre Literature 簡稱曰詩；表之如次：





文筆之文，既以有韻爲主，則散文詩不在其列可知。而文之有韻，又不專爲句末之韻脚，章句之中，苟有一定音節，皆宮徵靡漫之文也。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則文之範圍，又非「律文詩」所能概括已。總之，我國詩爲文之一種，西洋則文之言情者，皆謂之詩，故小說亦屬於詩；此詩之歷史不同，又難並論者也。且中國之詩，以狹義言之，與樂府，詞，曲，彈詞，各別；則縱有句末之韻，亦不能卽謂之詩；「散文詩」之不能稱詩，并不能謂之文也審矣。

中國文學既重形美，故形式之分合，亦不似西洋之簡單。西洋以律文詩爲吟式，散文詩爲讀式，但以句末之韻爲準者也。我國文筆對待言之，則文爲吟式，筆爲讀式，所謂「吟咏風謠，謂之文」也。而就「文」一端言之，復可分爲二式。漢志藝文有詩賦一略，班氏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則賦又爲韻文中之讀式者；賦爲讀式，則一切句中有韻之文，皆爲讀式矣。此亦我國文章之特質，他邦所無者也。

我國文字衍形，文學亦不能遺其形美；讀式文之有駢散吟式文之有律句（謂每句勻稱者）長短句，（謠歌樂府詞曲之類）皆衍形文學之碩果也。夫文學既以美感爲主，則凡有美的價值者，無論其爲外爲內，皆未可藐視也。然則吾人對於固有文學之特點，當思有以善處之矣。

第四章　文學之界義

易繫辭曰：「物相雜故曰文。」（下傳）說文曰：「文，錯畫也。」又「彣，馘也。」馘，「彣彰也。」是知文者，錯物華麗之義，必文詞二字連稱，辭旨乃備。而單稱曰文或文章，亦可以表明爲文學作品者，媘稱而兼引伸之義也。劉熙曰：「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錦繡然也。」（釋名釋言語）可知文學之文，引伸文繡之義也。此種文學之界義，可謂但顧外形；在遠西昔日亦頗同此概念：英語 Literature（文學）原出於拉丁語之 Litera，含有「文字」「文法」「學問」三項意義，亦不出乎劉氏「辭義」二字範圍之外。卽英語 Peotry（詩）本於拉丁語之 Poeta，亦只有搠作之意而已。是知就文字以探名物之源，得其最初含混之概念，而非明確之界義也。其卽事爲義，而不泥於名迹者，自漢以來，亦頗不乏人。王充曰：「聖賢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情，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論衡佚文篇）又曰：「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仝上書辭篇）王氏以文爲表情，無可非閒，惟所謂情者，義拯含泛，事跡人情，概乎言之。王符曰：「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與喩以興意。」（潛夫論）以情德二事，分析王充之所謂情，於義爲密。夫文學之原素，不外情感想像思想諸端。頌德者，想像之事也；洩情者，情感之事也；思想一

端，則非詩之必要條件。詩法源流曰：「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議論爲思想之表曝；議論爲文之體，故思想非詩之要素也。惟文學於諸原素之外，須有藝術之結撰，優美之工具；表現作者之人格，能得讀者之興趣與同情而後有永久之價值，合文學之眞諦。王符之「溫雅」「興喻」尚不足以盡之也。

文學之界義，須得文學觀念最明確之焦點，前人之說，旣有所偏，詩彥紛呶，亦嫌繁瑣。茲以鄙意參定如次：

文學者，以美妙的文字，諧調的聲音，傳達人生之情感，思想，想像，人格者也。

夫爲文學作品有永久之價值者，言其自身有獨立不磨者在，不必千秋萬禩，盡能引起讀者之感情也。古人文章有在當時則藝術感情，兼臻佳境，比及後世，訓詁不通，好尚遞變，則失其所以爲藝術矣。如時流之稱「選學妖孽，桐城繆種」者是。史蹟攸遠，環境不同，則失其所以爲感情矣。如章太炎爲鸚鵡江海諸賦之不能動人哀樂者是。然此類文章，表現作者之個性，或時代之精神，其自身固有獨立之性質，非如科學學說之可以得意忘言，所謂永久之價值者此耳。是以合乎上列定義，雖不明言永久，而未有不永久者也。

第二編　文學之分類

第一章　名號之歸納

從前篇什，祇如散錢，後人取其作用同者，納諸一軌，以一公名統之，而後文學作品漸有條貫可尋。此公名者，昔人所謂文章體製也。爲此工作者，以晉摯虞之文章流別爲嚆矢，任昉繼作，述爲緣起；昭明選文更定門類；自是塗徑漸開焉。摯書不傳，蓋方物蕭氏文選；今觀蕭任之書，分類殊煩猥。蓋文有名異而實同者，只當括歸一類之中，轄以較大之名：如離騷對問樂府歌詩，皆詞賦也；表上書彈文，（文選作彈事）肯奏議也；箋書，皆書牘也；詔敎檄移，皆詔令也；他如頌贊之同出褒揚，誄哀之同歸傷悼；任蕭二氏，皆一一分之，而任氏更分離騷反騷爲二，碑碣爲二，是以列目之繁，至八十有四。蕭氏文選，亦有三十九類。此創始之難，又不能多求於二氏也。（文選分類之不當，文史通義詩敎下篇已詳言之，可參。）

名之太繁瑣者，既有複重之累；而過於簡單，虛日短絀，亦有掛漏之譏；截長補短，則唯有以簡大之綱，御詳盡之目焉。蓋類欲其備，而名惡其賾也。宋眞德秀撰文章正宗，闢分四類，而子目不具；淸姚鼐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統綱目而一之，亦欠分際。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以三門統十一類，綱舉而目未盡長。然持較昔人，則確乎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矣。曾氏前儲欣之唐宋八大家文類選，備六門三十一類，與曾氏多所符契；雖所選僅及八家，未足籠蓋一切，亦正可與姚曾諸人互相比較也。茲分合眞儲姚曾四家門類列表對照如次：

氏	類數	論著	詞賦	序跋	奏議	書牘	詔令	哀祭	傳誌	雜記	敘記	典志
真氏	四類	議論第二	詩歌第四	記事第三	辭令第一				記事第三			
儲氏	六門	論著第二	詞章第六	序記第四	奏疏第一	書狀第三		詞章第六	記事第五			
儲氏	卅一類	原、對問、論、說、議、辨、解、題、策	箴、銘、賦	序、引、記	書、狀、疏、劄子、表、四六	啟、[illegible]、書		哀詞、祭文	傳、[illegible]、誌、墓表、銘			
姚氏	十三類	論辨第一	箴銘第十二、詞賦第二、頌贊第十一	序跋第三	奏議第五	書說第六	詔令第四	哀祭第七、贈序第十	傳志第八、碑志第十三		雜記第九	
曾氏	十一類	論著	詞賦	序跋	奏議	書牘	詔令	哀祭	傳誌	雜記	敘記	典志
曾氏	三門	著述第一			告語第二				記載第三			

右表詩歌詩賦一類，屬於形式，不能與議論辭令諸作用之名並言也。若以作用言之，則詩文二者，途徑多通：譬如祭祀之詞，散之，則爲武成金縢；韻之，則爲九歌招魂；則詩歌辭令，安可歧異？且古人賦詩，多用於陳奏諷諫，或以言志，或以贈答，與告語類之書疏無異；即令撰集體裁，不能多錄詩歌，與諸類散文相稱，亦當入詩歌於詞令或告語爲妥洽也。此外更有一名而兼二用者，彼此互見，方無所偏；譬如序跋一類，以之詮文者，論也；劉勰文心已言之矣。然亦有時爲「箸作」作傳，如書籍提要及詩詞紀事之類者，則又與爲「人生事物」作傳之敍記傳志典志同科矣。且敍跋詮文，用同注疏，五經之注，並以傳名，蓋經傳之與史傳，亦猶典志之與墓志，雖有人物之別，同得傳志之實也。是以序跋一名，亦當於傳志類互著。

文章因施用而立名者：如君主之言曰詔策；而訓戎則曰誓，敷政則曰誥，受官則曰命。劉勰述漢儀四品曰：「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文心雕龍詔策篇）臣下之辭曰章表；而言機要者則曰封事，且務糾劾者則曰彈文，曰讓表。劉勰述漢儀四品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章表篇）同爲在上之言：而秦法皇太子稱令，（文選六臣注）王侯稱教；（蔡邕獨斷）同爲在下之辭：而後漢公府奏記，郡將奏牋；（文心雕龍書記篇）則又以親疏遠近異其名焉。凡上所述，皆專制時代文飾之名，無關旨要，論其本質同爲書牘耳。然而名物分析，爲學術衍進之基，篇章類目，亦何厭其詳盡乎？

其在韻文，則哀弔之詞，普通用之曰哀辭，始於班固之梁氏哀詞，亦曰弔文，始於賈誼之弔屈原；述德累行則曰誄，哀公誄孔子，柳下惠妻誄柳下惠其始也。歎美之詞則曰頌曰贊，漢王褒始作聖主得賢臣頌，司馬相如始作荆軻讚。規戒之詞則曰誡曰箴，後漢杜篤始作女誡，揚雄始作九州百官箴。凡此之類，非有格調可別，徒以應用不同，立名互異耳。

名稱既因作用而異，而名之同義者，亦可同其用焉：是以頌贊並爲稱美之用，而曰頌曰贊，則有二名。蓋前人因義命名，偶不一致，後世繼作，遂襲其慣；此猶解辨義同，而揚雄解嘲不名辨，韓愈辨諱不名解；表奏義同，而淮南王諫伐閩不名奏，枚乘諫吳王不名表，顧名思義，未嘗紊也。然亦有名義不同，而同其用者：如列傳之末，所下評語，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昺曰奏，（見劉知幾史通論贊篇）此名稱之不依於作用者一。復有名義不異，而異其用者：如論爲散文之一體，而論之類有八：曰理論，曰政論，曰經論，曰史論，曰文論，曰諷論，曰寓論，曰設論。（見徐師曾文體明辨）理致諸

論，用以求知；諷寓諸論，用以抒情；此名稱之不依於作用者二。上述二字，名稱雖不因作用而異；然其爲名，各有義旨；剔於一者，蓋因環境之不同，而歧其名；或處臣位而曰奏；或本孔子之教，不敢言作而曰述曰譔；或纂本朝之史，不敢言評而曰贊。他如敍詮論議之類，則皆義同通用。序引詮文，亦論之一，見上。屬於二者諷寓諸論，雖隸於情而式擬於論，故名亦相假；此猶記事之文曰記，而唐以來傳奇小說亦稱記焉。更有普汎之名，隨文而命，於義於用兩無關者，如下文所述「吟」「咏」……諸名是也。

雜文因作用而爲名稱，因名稱而爲體製；如論說序記之類是也。詩之分類，亦可依仿其法。元稹諸人曾從事是項之工作，其說如次：

元稹說：詩迄於周，離騷迄於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讚，文，誄，箴，詩，行，吟，詠，題，怨，歎，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樂府古題序

嚴羽說：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傳有白雲謠也。曰吟：古詩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文君有白頭吟。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鴟詠。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曰唱：魏武有氣出唱。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又有以歎名者：古詞有楚妃歎，有明君歎。以愁名者：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以哀名者：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滄浪詩話

沈騏說：「武帝製落葉哀蟬而有曲名，班婕妤製怨歌而有詞名，司馬相如製封禪而有頌名，息夫躬製絕命而有辭名，卓文君製白頭而有吟名，韋孟諷諫，東方朔誡子，蘇武李陵贈別，王昭君寫怨，西漢之可見者如此。」詩體明辨序

右述諸名，元氏嘗自聲明曰：「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采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蒸謂之詩可也。」依元氏之說二十四名復可分爲三組如次：

協律詩	吟式詩	頌詩式
歌曲詞調	詩	
謳謠	詩行詠吟題怨歎篇章	賦頌銘讚文誄箴
操引		

此種分類，其可疑之點尚多：古人文學作品，通稱篇章，或曰篇什，前在第一編中已言之矣。是則詩題之下加「篇」「章」字樣，與任意加一詩字同爲無關體要。「吟」「咏」等名，依字詮釋，亦詩之別號耳；與「篇」「章」一而四，四而一者也。而「賦」「頌」等名，則確有作用與體製之別。此其可疑者一。篇章吟咏諸名，爲表示作品在文學上之位置；而怨歎愁哀思樂諸名，則爲表示作品所描寫之事實。前者爲附着於詩題之符號，後者直爲詩題耳。性質不同，烏能並論？此其可疑者二。且詩之名稱與體

製，古來甚多糾紛，茲以謝榛之說證之如次：

文式「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快直詳盡曰行，悲如蛩螿曰吟，讀之使人思怨。委曲盡情曰曲，宜委曲諧音。通乎俚俗曰謠，宜隱蓄近俗。載始末曰引，宜引而不發。」（笠案：吳訥文章辨體云：「……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可參。）

此雖體式，猶欠變通，蓋同名異體，同體異名耳。同名者若：……瓠子歌……五憶歌……琴歌……房中歌……匈奴歌……鮑司隸歌……悲歌……雞鳴歌……天馬歌……地驅樂歌……前緩聲歌……黃竹歌……挾瑟歌……白帝歌……李夫人歌也。同體者若：……苦寒行……同聲歌……齊謳樂……明妃辭……蒿里曲……東武吟……合歡詩……箜篌引……白馬篇……五君詠……普門頌……白雲贊也。體無定體，名無定名，……悟者得之。

……四溟詩話二

余謂文式之說，固近附會，而謝氏以名體俱不足據，舉同體之名，打破上表三組之說，則又未然也。蓋文章有正名有別名，別名之適與他項正名同者，自當別論，不可遂謂其名之無標準也。譬如史傳之末所下評語，劉昺曰奏，（見上文）然與漢世「奏以按劾」之奏同言，則不倫矣。蓋前者爲論贊之別名，後者則爲正名；別名亦可謂之嫌名。劃之例外可耳。故文式所釋之歌曲，非元氏配樂之歌曲；謝氏所舉同體之歌曲，亦非文式之歌曲，無足怪也。故以正名爲歸，則同體之序，詮評議……可以論贊一名總之；同體之辭曲吟引……亦可以歌行一名總之。而前人之以名稱分類者，正名嫌名往往混淆，自元稹以下，胥不及能免焉。且後世文體孳乳漸多，新名舊名，時相抵觸，此糾紛之所以日甚歟！

第二章　形式之學乳

詩文之類別，就表面觀察，有單複與修短之格式。詩文皆有單複；修短則只限於詩，分別述之如次：

(甲)單複之形

(1)文之駢散　古代文章，初無駢散之分，聲出自然，句成奇偶，非有意爲之也。大抵文學上之駢文絡乎散文之間，猶數學上之偶數隨奇數而有耳。唐虞之際，風尙質樸，而書帝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序；」已以數字爲對矣。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已以人名地名各自爲對矣。三代以降，則偶語之中漸寓藻繪之意。如武王之誓，史臣記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武成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並與後世駢文相近。又史記述武王告周公之言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尤與六朝儷詞無別焉。

李兆洛云：「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岐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岐六朝與唐與宋爲三。」(駢體文鈔序) 曾國藩云：「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六籍尙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奇；而義必相轉，氣不孤伸，彼有偶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轉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送周荇農序) 王闓運云：「單者頓挫以取回轉，複者疏宕以行氣勢；貌神相變，卽所謂物雜故文也。故國策史記賈誼向

操諸人能用單；國語班書東漢以至梁初諸家之文善用複，不能襲其貌。單者單純，始於比周，而韓愈揚其波，趙宋以後奉宗之，至近代歸方而靡矣。複而又複，始於陳隋，而王勃等淵其泥，中唐以後小變焉，至南宋汪藻而塌矣。元結孫樵，化複爲單；庾信陸贄，運單成複，皆似有使轉而終限町畦，卒非先覺，反失故步。」（王志二答陳深之論文家單複二法）綜上三家之說，則駢散之分，愈後而愈明晰，勢積使然，倘亦文學進步之現象歟！而李氏之主張駢散不分，曾氏之主張純單，不免猶有蓬之心也與！

駢散合一，固爲文之常體，純駢純散，與夫駢多於散，散多於駢者，亦何妨並行而不背乎？文學本爲藝術之一，藝術之派別，不厭其多；文章之格式，何憚於繁乎？苟能專攻，各有其美，排詆之心，自然不生。韓愈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三王者，勃作序，緒作賦，仲舒（郎中丞）作記也。勃之序，駢文也；而昌黎爲散文之先導者，乃亦推尊之如此，則形式之推衍，復何損於文藝乎？

駢文雖可並行，而二派末流，各有其弊。駢文之弊也，由六朝之古駢，降而爲宋明之四六，屬對雖工，纖細已極。甚至以卦名對卦名，以干支配干支，立定間架，幾如刻板，此有形無神之失也。散文之弊也，由韓歐之古文，降而爲前清桐城派，以穩順字句，鋪設門面；以師承義法，文其淺陋。其尤可笑者，所爲書序題跋，亦不爲索理詮文之辭，而惟以虛張聲價空言敷衍爲能事，毋怪爲同時學者所鄙，此有形無實之失也。

(2)詩之奇偶　詩之形式，本爲單複合一。就其分量言之，則律詩複多於單，純句單多於複。律詩除首

尾四句外，餘語必偶；絕句則有「二句奇二句偶」與「全奇」或「全偶」之三體。惟全偶之作不常見，故以大概言之，則絕單而律複；以絕句自爲比較，則亦可於少數作品中，得其純單純複之形耳。

劉熙載云：「七古可命爲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藝概二 則詩之奇偶，復可於古詩中求之焉。

(乙)修短之形

(1)詩句之限字　任昉文章緣起云：「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四言詩，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所作。」或謂任氏特就漢魏以後爲說耳，上溯殷周，則詩三百篇，諸體已具矣。如「振振鷺，鷺于飛，」三言詩也；「誰謂雀無角，」五言詩也；「我姑酌彼金罍，」六言詩也；「交交黃鳥止於桑，」七言詩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詩也。而劉彥和以「祈父」「肇禋」爲二言，王伯厚以「我不敢傚我友自逸」爲八言，至緇衣之敝字一句，還字一句，則又有一言詩。予爲三百篇雖爲諸體之濫觴，而非全篇一致，不足爲例。惟四言之式，肇於古謠，詩三百以四言爲正體，不當獨推韋孟，其誤一也。徐師曾云：「考漢樂府練時日天馬等歌，皆三言，則非始於湛明矣。」其誤二也。七言則荀卿成相，荆卿送別，皆在柏梁之前，而寗戚之飯牛歌抑尤尚焉。此其誤三也。又五言起源，至今尚爲懸案。錢大昕云：「五言載於班史者，惟邪徑敗良田謠，出於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

其體源出於國風；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宜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卽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始。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於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爲作僞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同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肊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於史漢，說亦出於依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十駕齋養新錄）此其誤四也。

詩句之修短，類別雖多，而通行則惟三體：卽『四言』『五言』『七言』是也。三類體式，各有優點，故雖『五』『七』代興，而四言舊格，猶未能廢。而魏晉以降，四言不能與五七言抗衡者，則久王將厭，時代之關係，非格式本身之優劣也。茲抉各式優點而比較之如次：

(1)四言之優點　摯虞云：「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文章流別論）李白云：「奇興條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是知四言字少，音不淫，而辭不濫，此其所長也。

(2)五言之優點　鍾嶸云：「夫四言文約而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句文字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詩品）劉熙載云：「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二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劉又云「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析父宣不聰，是也。……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屬上，上下間皆可以兮字界之。」說詳藝概。）五言繁簡，居三者

之中，宜鍾氏以爲居文詞之要，此其特點。至其窮寫物情，及約二句爲一，則七言亦然，或不如七言之更約焉。

(3)七言之優點　劉熙載云：「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劉又云「詞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其未央，是也」。說並見藝概。）是則七言以簡約爲其特長矣。

三體既各有其所長，而作家才性，亦各有所宜也。劉勰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文心雕龍明詩篇）劉熙載云：「平澹天眞，宜於五言；豪蕩感激，宜於七言；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揮霍。」（藝概）則三式之不能分軒輊於其間也審矣。若强爲截長綴短，則亦斷鶴續鳧，適見其病耳。

(2)詩篇之限句　唐人試帖多六韻，此臨時官限，非有定式也。後世以五七言律詩與排律分途，限於八句；絕句限於四語。徐師曾云：「近體詩自五七言律排律絕句之外，復有三句五句促句三體。」（詩體明辨）則音調之外，兼以句之多少爲體也。然此尙只就近體爲言，更有就古詩而爲分析者；嚴羽曰：「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皆三句之詞，其他古人詩，多如此者。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有一句之歌，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滄浪詩話）王士正曰：「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漢昭帝淋池歌是也；六句者，古皇娥歌是也。然皇娥歌或以爲後世擬作，亦在然疑之間耳。」（師友詩傳錄）古詩句數之多少，在作者雖無限制，而長短奇偶，與聲調至有關係，後人

以是區分，亦詩變爲詞曲之導火綫，未可厚非者也。

(丙)整齊與參差之形

就作品之字句觀察，既有長短二形。就二形之分行，與雜用言之，則演而爲整齊與參差二派。由風雅降而爲五言詩爲樂府，再降而爲沈宋律詩，七言歌行，以迨唐之近體詩，此整齊一派之演變也。由風雅降而爲騷賦，再降而爲雜體歌行，以迨唐宋之詞，元之南北曲，此參差一派之演變也。整齊之形至律詩，參差之形至詞曲，始有一定音聲，以爲限制，此形式在作品之先，與古詩之因作品以定形式者不同也。爰以律詩爲整齊派之爲表，詞爲參差派之代表，說明如次：

律詩　文字者，文學之工具也；工具異形，文亦異體焉。自宋周彥倫撰四聲切韻，沈約王融詩，遂以平上去入四聲製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諸忌，宋呼爲永明體；唐人所爲律詩，蓋祖述永明也。然沈氏之前，陰慳何遜庾信徐陵諸人之作，世開五律之端；楊慎五言律祖言之頗詳沈王之後，李杜諸公，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體乃備。若七律，若排律，更非唐以前所有。故言律詩之正體，當以唐爲始，亦猶五七言詩，不以三百篇爲始也。唐人又以絕句爲律詩；蓋絕之爲言截也，凡絕句之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半首；前兩句對者，是截律句後半首；四句皆對，是截其中四句；四句皆不對，是截前後四句也。是以白樂天自言五七言長詩絕言爲雜體詩；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入律詩中。

詞　朱熹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短多泛聲。後來怕失了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論詩篇汪森云：「自古調變而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與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

依，則不得不更爲詞。」（詞綜序）由朱子言之，則詞之發生，爲自整齊化爲參差；由汪之說，則詞者自衍參差一派。今案汪說是也。詞始於李白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諸作，而梁武帝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詩；隋侯夫人之一點春，唐初柳范之江南折桂令，名稱形式已與詞調無異，彭駿孫詞統源流更謂三百篇已開諸調之源，則參差之形，初非因詞曲而始有者也。惟詞曲集參差之大成，參差之形，藉詞曲而益發達，爲誠然耳。

由單複混合之形而漸趨於複，於是律詩應運以生；救純複之弊，遂有詞曲之代興。運四聲於五七言，而有律詩之格調；推律調於三五四六雜言，而有詞曲之格調。然則整齊之與參差，不外乎單複長短之流變耳。

第三章　體性之區別

文章雖可就名稱爲別，形式爲別，而就察精神，則態度之殊異，更有不可以跡象求者。劉勰云：「…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醲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文心雕龍體性篇）八體之區雖不能無簡陋，要可得其辜較矣。而八體之發生，其原因復何在乎？劉氏則委之於作家之天才與修養：其關於天才者，曰「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其關於修養者，曰「學有淺深，習有

雅鄭。」同上惟文章體性與作家比較言之，可分三類：(1)以一人之作爲一體，(2)合數人之作而爲一體，(3)析一人之作而爲數體。其屬於(1)者，尙可曰習染攸同；其屬於(3)者，則不可謂不同習染，備於一人也。且庸儁剛柔，淺深雅鄭，八者相反，所謂「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同上劉氏固自言之矣；而一人之作析爲數體，亦有適在相反之例者，則又何說以解之？是知以作家爲標準，則不足以盡體性之類例；而劉氏之八體，實不盡以作末爲本位也，以作家爲本位，其所謂體者如次：

以一人之作爲一體者：　如陶潛之爲「陶體，」謝靈運爲「謝體，」陳子昂爲「陳拾遺體，」張九齡爲「張曲江體」之類，是也。

合數人之作而爲一體者：　漢格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曰「建安體；」與建安相接者，謂之「黃初體；」晉稽康阮籍諸人詩，謂之「正始體；」左思潘岳諸人詩，謂之「太康體；」宋顏延年鮑照謝朓諸人詩，謂之「元嘉體；」齊王融謝朓諸人詩文，謂之「永明體；」唐大歷十才子詩，謂之「大歷體；」元誥白居易諸人詩，謂之「元和體；」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詩，皆宗義山，謂之「西崑體；」蘇軾黃庭堅諸人詩，謂之「元祐體；」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諸人詩，皆宗黃山谷，謂之「江西詩派體；」楊榮楊士奇之文，雍平易，又稱「臺閣體；」袁宏道暨兄宗道弟中道詩，謂之「公安體；」鍾惺譚元春詩爲之「竟陵體；」諸體雖以一朝或一地爲名，其實限於數人而已。故又或逕以數人之名氏爲標榜者，如魏曹子建劉公幹詩，謂之「曹劉體；」梁庾信徐陵詩，謂之「徐庾體；」張籍王建詩，謂之「張籍王建體；」沈佺期宋之問詩，謂之「沈宋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

詩文，謂細「王楊盧駱體；」宋楊億劉筠文，謂之「楊劉體；」明初四家詩，謂之「高楊張餘體；」何景明李夢陽詩，謂之「何李體。」此皆合二人以上而為一體者也。（各體名稱，據滄浪詩話略為增删。）

右述二類，其所謂體者，皆以作家為單位，而名稱過於含混，極其效能，只可作一不同之標識，不足以表示各體之狀態；吾人如不熟諳作者之才性及時代之背影，便不知其體之云何也。是其名稱，無獨立之價值，故亦不適於分類之研究，今試更以作品為單位，則屠隆之言可以示例：

余嘗上下古今英華，良亦有數，稍分品類，摘取鴻士鉅文數十首，披襟讀之，心神怡曠。語宏放：則穆天子傳，莊子逍遙篇，耕桑楚，列子黃帝天瑞，離騷遠遊，宋玉大言賦，淮南子俶眞訓，司馬相如大人賦，漢武帝外傳，東方朔十洲記，張衡思玄賦，稽康養生論，阮籍大人先生傳，劉伶酒德頌，木玄虛海賦，王子年諸名山記，王簡棲頭陀寺碑，李太白大鵬賦，南岳魏夫人傳，蘇子瞻赤壁賦。語奇古：則周禮考工記，禮記檀弓，秦惠王詛楚文，韓非子說難，離騷天問，左傳子產論實沈臺駘，秦始皇瑯琊台刻石銘，之罘碑，司馬相如封禪文，楊雄解難，班固封燕然山銘。語悲壯：則史記荊軻傳，項羽世家，（案史記項羽列本紀，漢書項籍入列傳；此云世家誤，當改作本紀。）司馬相如長門賦，李陵遺蘇武書，離騷惜往日悲回風，鄒陽獄中書，邯鄲淳曹娥碑，陳琳為袁紹檄豫州，鮑明遠蕪城賦，江淹恨賦，駱賓王討武氏檄，柳毅傳胡邦衡論王倫封事。語莊嚴：則左傳呂相絕秦書，國語周襄王封晉文請隧，司馬遷三王策文，班固典引，諸葛孔明出師表，張載劍閣銘，夏侯湛東方朔畫贊，韓昌黎平淮西碑，蘇子瞻表忠觀碑。語閒適：則仲長統樂志論，張平子歸田賦，潘安仁閒居賦，范曄龐公傳，陶淵明歸去來辭，王羲之蘭亭序，皇甫

協大隱賦，王東皋王心子傳，及答馮子華處士程道士二書，白樂天醉吟先生傳，陸龜蒙甫里先生傳。語綺麗：則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史記史馬相如傳，伶元趙飛燕外傳，陳思王洛神賦，王子年燕昭王謝莊殷淑妃誄月娥賦，宋之問秋蓮賦，元微之連昌宮辭。夫千萬祀作者佳篇不乏矣。而余取其會心者如此。（鴻苞。古今鉅文。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十二卷引。）

屠氏所分之六類，雖不能盡同劉氏之八體，而以宏放當新奇，奇古迺遠奧精約，悲壯當壯麗，莊嚴當典雅，閒適當顯附，綺麗當繁縟輕靡，則彼此溝通，思過半矣。

依屠氏之說，則一人之作而備數體者，有左邱明屈原宋玉司馬相如司馬遷張衡班固王子年蘇軾諸人。而蘇軾之赤壁賦宏放，表忠觀碑莊嚴，宏放當新奇，莊嚴當典雅；劉氏云「雅與奇反，」則軾又一人而兼相反之體矣。故吾以劉氏之八體，不盡以作家為本位也。是知性體之構成，原因至為繁複，天才與修養者特其常耳；就其變者言之，則更有作者之環境，——一時之感觸喜慍皆是，與劉言學習不同。——作品之題目，作文之動機，種種關係，不能固執一方以為衡也。惟以作品為本位，斯能盡其常與變之用耳。

第四章　混合分類法

執名稱以歸納篇章，既漫無標準，於是遂有就作用而論文者。各家之說，擇其著者，述之如次：

宋祁筆記為「賈誼善言治，晁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敘事，相如楊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楊慎丹鉛總錄本宋說而區文為六類曰「政事之文（賈），紀事之文（遷），說理之文（董），

術數之文（劉），游說之文，諷諫之文（馬楊）。」八宗儀輟耕錄以「文有載道，紀事之二途。」顧炎武日知錄論文以爲「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錢大昕潛研堂集舉文有四用曰「明道，經世，闡幽，正俗。」姚永樸文學研究法，更廣爲六類：「一曰論學，二曰匡時，三曰紀事，四曰達情，五曰觀人，六曰博物。」總觀諸說，繁簡相參，復可併爲三系：曰說理，敍事，抒情，列表對照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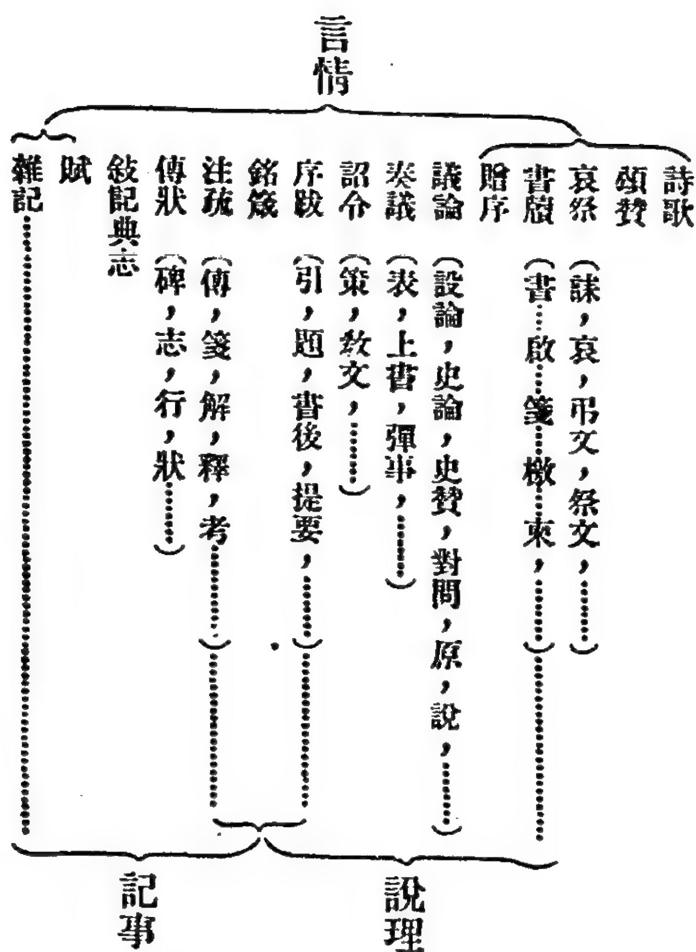
三系分法	說理				敍事				達情	
楊氏六類	說理	術數			政事	記事			游說 諷諫	
陶氏二類	載道					紀事				
顧氏四類	明道				紀政事		樂道人善			察民隱
錢氏四類	明道		經世	正俗			闡幽			
姚氏六類	論學		匡時			紀事		博物	達情	觀人

三系之分，與西洋文學之區情知二類，性質頗同：說理之文，屬於知者也；達情之作，屬於情者也；紀事則二分其屬，主實用者隸於前，富美感者繫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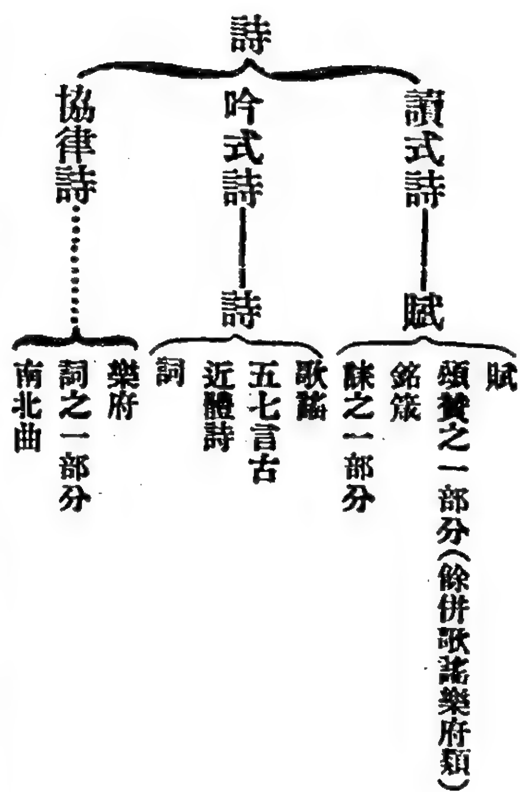
三系雖能盡文之用，而篇章界限，未必劃然不紊。章炳麟云：「學說非一往不可感人。」（詳見國故論衡中卷）是說理之文，有兼達情者也。李元度云：「文之用有二：曰議論，曰敍事。議論以理勝，經與子之流也；敍事以情勝，史之流也。」（見古文話）合達情於記事，亦足見二系關係之深矣。然三系雖各有彼此相涉之可能，而衡

其分量可有輕重多少之殊，學者得其大劑，斯可矣。

復次，就散文言之，名稱之體，既爲吾人所習聞，則姚曾諸人之綱目，亦不無可取。茲爲斟酌損益，與三系溝通如次：



由右表觀之，則文體不能以三系爲繩審矣。其在歌詩，則名號之體，更不足據，茲爲綜覈各種方法，取通行之名，足以表示體製者，分隸三組如次：



右表以字句之體，時代之體，名稱之體，糅合爲用，使名類不以假借，而後嫌名皆可依類就範，庶無糾紛之弊焉。

第三編　文學之修養

第一章　摹擬與因襲

宋祁云：「文章必有吾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語見文賦。案機又云「怵他人之我先」，言更明切。）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語見答李翊書。案韓爲樊宗師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言更深刻。）此乃爲文之要。」（子京筆記。揣修詞鑑衡引。）顧炎武云：「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亦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之說也。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訣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字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耳；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日知錄）觀上諸說，其所以非薄蹈襲者當矣；然知其「非極詣」

「無新意」而止，尚未洞明其失也。章氏文史通義，更能證其病之所在，而爲剴切之論，茲綜聚其言，約爲二端，標列如次：

(甲) 倣效體式之失

(1)遷就事實　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仿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未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聞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也。詰其何以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記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古文十弊三）

(2)稗販名義　碑，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人以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鞶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耶？則是卜肆也！（黠陋篇）

(乙)倣效辭言之失

(1)與時背馳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制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徇，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之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兪」三字之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古文公式

(2)與人異趣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未必盡能文也。敍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至閨修皆如板印。……古文十弊八

右之所論，所以指斥摹擬者也；然前人亦有持相反之論調者：朱文公云：「古人作文，多摹仿前人，學之既久，自然純熟。」玉海引　吳子良云：「蹈襲最難，必有異稟絕識，融會古今文字於胸中而儼然自出一機軸方可。不然，則雖臨紙雕繪，祇益爲下耳。韓昌黎爲樊宗師墓誌言其所著述至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

四十餘篇，古未嘗有而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以爲文從字順，則樊之文亦高矣；然今傳於世者僅數篇，皆艱澀幾不可句，則所謂文從字順者安在？此不可曉也？」（林下偶談）朱子以摹倣爲入門之法，即曾國藩所謂「以脫胎之法教初學，以不蹈襲教成人，」尙只得摹倣之片面；而吳氏以蹈襲爲融會古今，則只就文字爲言；是二說者，其距摹倣問題之解決尙遠也。余嘗校論諸家之說，「怵人我先，」好新者莫前乎陸機矣；而其擬古諸作，求肖十九首，無微不至。（擬十九首詩見文選）「陳言務去，」惡舊者莫加乎韓愈矣，而進學解即東方答客難也，送窮文即楊雄逐貧賦也。（葉夢得避暑錄話，馬永卿嬾眞子俱言之。柳宗元乞巧文亦擬逐貧賦，與送窮文相似。）又案 其尤顯者，如論佛骨表襲傅奕之說，（詳見宋陳騤文則）獲麟解襲史記老子傳語。（詳見王楙野客叢談）豈二子徒託之空言，而事與願違歟？抑摹擬諸作，尙非其文之極詣者，故可以輕率出之歟？馬永卿嬾眞子載張奉議爲韓文辨護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圓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焉；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今案陸氏不必言，韓氏諸作，亦顯然有意摹倣，而張氏以爲自然，何可通乎？且如張氏之言，則後人文章之似前人者，亦止與前人同其價值而已耳；則其作品亦贅出，何足貴乎？而審諸事實，則殊有不然者：柳宗元游黃溪記，倣西史記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王伯厚以爲皆奇作也，則擬古作品，亦自有其價值，且更可勝乎前人焉。即如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二語，世所認以爲警句者也；而自上溯之，則得其相似之句如次：

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松分叢。（歐陽修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

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周庾信馬射賦）

朝葉與密露齊鮮，晚花與薰風俱落。（梁簡文帝南郊頌序）

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齊王儉褚淵碑）

自當代言之，則如：

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駱賓王文）

金飈將玉露俱清，柳絮與荷緗漸歇。（駱賓王文）

溜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駱賓王文）

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李商隱文）

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陳子昂文）

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陳子昂文）

自王勃本人言之，亦有相類之語，如山亭記曰：

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

楊愼曰：「王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丹鉛總錄）由楊之意，則摹倣之能勝於前人者，便可無傷，是以勃之山亭記卽不知名，其言亦自近理。然求勝乎前人者，必有異乎前人者在；陳同甫云：「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意。」（榮雪叢鈔引。原本下意字誤作句，以此改。）所謂句者，有二種解釋；（一）謂句格，落霞秋水之類是也；（二）爲字句，章實齋所謂「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是也。（見文史通義答

問篇屬於(一)者，爲襲古人之法；屬於(二)者，爲襲古人之語。總之其一部分相同，於他部分有所發展則可。否則亦何取乎贅疣之作品乎？襲法者，既如上例；茲更申論襲語者如次：

(A)原作　日月光太清（何長虞贈何劭王濟詩）

襲語　日月光天德（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詩）

(B)原作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辭〇見宋書樂志三）

襲語　雞鳴桑樹巔，狗吠深巷中。（陶潛歸田園詩）

在(A)條比原語句異二字，在(B)條則每句僅異一字。觀外形將以後主所襲，爲勝淵明矣；而釋皎然詩式，則以陳之所襲爲偸語，深以爲斥。其論曰：「…偸語最爲鈍賊，如漢定律令，厥罪必書，不應爲酇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蕪才公行刼掠，若評質以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而全榭山之評陶句，則以爲「改巷字句更佳」由今論之，改「高」爲「桑」「宮」爲「巷」，情景便是不同。高樹深宮，是官樣文章；桑樹深巷，便是平民作品且深巷二字，韻致更美。此能於更易之部分，有所發展者也。至「太清」之于「天德」，何所別異？換與不換均耳，而「天德」二字，更爲鄙俚。此非惟無所發展，每況而愈下矣。

摹倣意境者——只用古人意——其失較微。詩式以「偸語」「偸意」「偸勢」爲三同，「偸意」「偸勢」皆謂摹意也。其論偸意曰：「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論偸勢曰：「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偸狐白裘於閫域中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其例如次：

偸意例　如沈佺期詶蘇味道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偸勢例　如王昌齡獨遊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嗟此羅憂患。」取稽康送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觀上二例，知偸勢者能闡達前人之意；偸意則彼此同耳；所以皎然獨取乎偸勢。然評藻文學，不惟以意爲準，皎然之說，實亦未能完滿也。釋惠洪冷齋夜話以「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不易其意，卽偸意也；窺入其意，卽偸勢也。惠洪於二者皆能抉其優點之所在，其說如次：

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鄭谷十日菊詩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略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人間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容齋五筆謂坡詩正采荀公案，而機杼一新。）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此係宋人郭祥正詩，想惠洪一時誤記。近人劉永濟說。）「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挂到風烟上，乞與游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開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類之皆換骨法也。

窺入其意而形容之　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確。舒王與作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鳥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

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貌醉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摹意之作，在形式方面必有異乎古人；或格調不同，或繁簡互易，有一於此，庶合於他部分求發展之法也。分別述之如次：

(甲)格調不同例；

陶潛作桃花源記，唐人做之爲桃花源行，此意與題並同者也；韓愈作畫記，東坡做之作韓幹十四馬詩，（容齋五筆韓杜公叙馬條言之頗詳，可參，）此意同而題不同者也。自宋以來，詞中用前人詩語者，不可勝數；而方岳更隱括蘭亭序爲沁園春，劉克莊隱括盤谷序爲哨遍，明顧士林隱括滕王閣序爲賀新郎，以文爲詞，尤爲奇創。茲錄方岳詞如次：

歲在永和，癸丑暮春，修禊蘭亭。（韻）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山陰。叶 曲水流觴，羣賢畢至，是日風和天清。叶 亦足以供一觴一詠，暢叙幽情。叶 悲夫！一世之人，叶 或放浪形骸，遇所欣。叶 雖快然自足，終期於盡，老之將至，後視猶今。叶 隨事情遷，所至既倦，俯仰之間迹已陳。叶 興懷也，將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乙)繁簡互易例；

(1)化繁爲簡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蓺欲晴，去得風順來者怨。」此乃隱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時在澤，惟穜之利，乃穋之厄。」

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也，蓋奪胎換骨之妙也。（史繩祖學齋佔嗶）

(2)演約爲詳　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人者遭之，心驚膽破，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固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公常喜誦之，祭文蓋用此耳。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册亦云：「雲與天際，歘若車蓋，凝矑未瞬，瀰漫靉䨴，驚雷出火，震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緪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陳善捫蝨新語）

前赤壁賦末尾一節，自「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學齋佔嗶）

尋常摹倣，其目標本無一定；亦有限於一人作品，或一種作品者，昔人稱之爲有淵源有師法，此類摹倣，蓋借美備之文式，以發揮其才性，與上述摹倣之優點，初無二致。孫奕曰：「歐處公初得韓昌黎文嘗曰『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予素志。』居無幾何，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而於昌黎不無所得。觀其詞語豐潤，意緒婉曲，俯仰揖遜，步驟馳騁，皆得韓子之體。故本論似原道，上范司諫書似諫臣論，書梅聖俞

詩藁似送孟東野序，縱囚論怪竹辨斷句皆似原人；蓋其橫翔捷出，不減韓作，而平淡詳贍過之。」(見示兒編)陳善亦言歐文多擬韓作，其爲孫所未言者，如「祭吳長文似祭薛中丞文，弔石曼卿似祭田橫墓文。」此種摹倣範圍既狹，用力自專，潛移默化，有不求似而自似者；惟其似既出於自然，泥於迹象，則亦有不必似者；所謂不卽不離，純熟之候也。是則摹倣之術，取徑愈窄，施用愈寬，王鏊震澤長語言之頗晰，其說如次：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傚，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由王氏言之，則善師古者，讀者知其所師，而不見其師之痕迹；此得其大劑，而不知其節目耳。亦有幷其所師而不易知者，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惟轍知之。」(見邵伯溫聞前錄引)是則學者不言，讀者便不得而知之矣。惟東坡之所學，則未嘗不與人言；黃山谷與王復書，引東坡言作文之法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邵伯溫謂「世稱蘇氏之文，出於檀弓。」(見聞前錄)王應麟謂「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困學紀聞十七)則蘇氏散文之淵源，實亦只在檀弓。陳善捫蝨新語云：「東坡嘗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則蘇氏韻文之師法，亦可謂只在詩騷。熟讀詩騷，所得者爲曲折；則熟讀檀弓，所得亦當在姿勢而不在形骸矣。所謂不令人覺者，其三昧在此。

夫文章之有「公式性」者，襲用之而無害；文字之有「固定性」者，則雖欲不襲用之而不可；前者

謂之有師法，後者謂之有來歷。師法之說，既如上述，用字之來歷，楊愼丹鉛總錄曾詳言之，其說如次：

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韓杜兩公耳。劉勰云「灼灼狀桃李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喈喈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雁之響。（案雕龍物色篇作喓喓學草蟲之韻）……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試舉其一二：不曰鶯啼，而曰鶯呼；不曰猿嘯，而曰猿淚。蛇未嘗吟，而曰蛇吟；蛩未嘗嘶，而曰蛩嘶，厭桃葉蓁蓁而改云桃葉抑抑，桃葉可云抑抑乎？厭陽雁嗷嗷，而强云鴻雁嘈嘈，鴻雁可言嘈嘈乎？……

文字之所以有「固定性」者，一爲訓義之殊科；一爲習慣之養成。右之所述如唳爲鶴鳴，嘶爲馬鳴，此屬於訓義者也。至如呼之與啼，義本相通，而用不能相假者，則積習既久，文字與事物發生密切之關係，偶有攜離，便足駭耳。然在名家，亦頗有犯之，玆舉劉勰之言如次：

陳思之文，羣才之儁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文心雕龍指瑕篇。案顏氏家訓文章篇云「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意』，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昆蟲，比婦於考也。」與劉說同。惟潘集悼亡賦無手澤云云，劉謂悲內兄或近是。又家訓中類是者尚多，可參。）

右舉一例，除永蟄有關乎訓義外，餘皆以積習而生關係，關係既深，文字遂成「典故性」，欲避蹈襲之名，輒受數典忘祖之累，此亦因襲之一種，爰附論焉。

摹倣與因襲問題，討論既竟，更爲一言以蔽之曰：吾人能洞察二者弊之所在而無犯，爲文摹擬無傷

也。於作品之內外諸要素同其一部分，而能發展或改善其他部分，則文字亦何嘗不可因襲乎？魏禧以蹈襲之善竊比之「古人子孫，古人奴婢，」誠持平之論也。

第二章　法式與賞鑑

包世臣云：「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於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爲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安吳文集與楊季子論文書）又云：「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衰』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眯，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再與楊季子論文書）是知文法之說，自唐宋派散文家唱之。此派既無學識以動人，於是創爲規律，以眩流俗；末學不察，以爲古法如是，而不知其爲帖括之變相也。陋儒既利爲場屋之文，而復攬好古之名，遂以此相號召。明清以來，厥風丕振，上自歸方之評點史記，下至林西仲等之批選古文，胥出一軌。其勢力之潛伏於社會，至今日而尙有好之以爲文章圭臬者，豈不可歎哉！（參看文史通義文理篇）章學誠斥之曰「井底天文，」曰「誤學邯鄲，」不誣也。其說如次：

(1)井底天文　古人文成法立，未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

此婁尾，可謂善謀篇也。」余嘏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為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足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古文十弊九）

(2) 誤學邯鄲　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為原文如是，又從而為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為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為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為古文者，起不知其所自來，收不知其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為奇特；於是坦蕩之途，生荊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氣！何嘗不為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古文十弊十）

章氏之說，亦有未至者：章既以行船之譬，闢謀篇之誣，而復云「為初學示法，不得不然」者，蓋為其時之八股文言，功令所載，不得不曲為蔽護耳。若今日者，以此為章氏之病，可也。夫使法度之說而可信也，則成學者亦何嘗不可鑽研；如其不可信也，則初學為植根之基，顧可欺耶？總章二說，其云「井底天文

」者膠柱鼓瑟，襲古人之皮相以爲形似，其害尙小也。其云「誤學邯鄲」者，穿鑿附會，將使眞僞倒置，詞言失恆，其害可勝述耶？曩余校訂史記，往往有字句舛譌，或注家失其訓詁者，而歸方及近人吳摯甫輩，遂以爲文章之美，妄爲贊賞，使史遷之眞文章，重增一層障蔽焉，豈不可恨！此亦「誤學邯鄲」之類也，故雖章氏亦不承認其可致初學矣。

然則文章終不可言法度耶？評點終不可施耶？是又不然。今原右述二蔽，不外乎以非法度爲法度耳；此批評家之謭陋，非法度本身之失也。使去時文之流毒，審人事之變遷，而後言定格；明校讐與訓詁之學，抉前人作述之原委，而後言評選；則二蔽胥捐矣。是舊之談文法者，其弊在忽於第一步之工作；無基礎之建築，亦烏有不顚仆哉？有欲爲文學之新批評家者，當不河漢斯言！

雖然，文學批評家與作家當岐爲二，右之所述，批評家之修養，而非作家之修養也。昔者鍾劉善論詩文，而罕留篇章；馬楊獨擅辭賦，而未言文法；（揚雄云「讀千賦則能賦」，可爲古作家不言法之證。）自宋以來，詩話興，而作家始占評家之席。前人謂「詩亡於話」，文亦何嘗不亡於話乎？蓋評家須稟客觀，而作者尙主觀。有作品而後有批評，評者曰義法，曰規矩，取譬間架結構，可也；而作者預存義法矩度于胸中，則泥矣。元儒郝文忠與友人論文法書言「法在文成之後」，亦卽評家不可兼作家之意也。其說如次：

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此，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

以文從法，貴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於古矣！（陸深金臺紀聞引）

是知唐宋派文章之弊，不在其言義法，在以義法斲削其作品耳。然此種流弊不惟中國有之，遠西亦有之也。批評家溫齊斯特恐作家奉其法式之言，以爲作文之範，因爲預防之言如次：

評論之原理，又不可視爲作文之規範。蓋原理所以助欣賞美術者，非所以助美術家也。試教詩人或小說家以謹循某種原則以成其作品，未有能得佳構者。一切原理則出於文學，非文學出於原理原則故耳。（景譯文學評論之原理十六頁）

或詰「摹擬因襲皆法在文前者也：由郝氏溫氏之言推之，則摹倣格式者，無討論之價值矣。」此又不然：蓋執成式以爲文者，析而論之，有以「事實就法式」及以「法式就事實」之二種。前者以法式爲主體，由上章言之爲還就事實；（三十四頁）後者以事實爲主體，由上章言之，爲文有師法。以事實爲主體，則雖有成法在胸，不合吾文，便可不取。偶然而得，絕不牽强，然不可懸以爲鵠，故非言文法者所能及也。本章所譽，則亦論摹擬者所不取也。

第三章　俗嫌與文情

夫文章涉世，誠難言也。古人矜其著作，以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誠不勝世俗之嫌耳。韓退之云：「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事，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則必以爲大好矣。

」(與馮宿論文書)歸震川云：「僅有一篇好者，卻安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著些瘡，可惡。」(與沈敬甫書)姚惜抱云：「大抵作詩古文，皆須先辨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況求絕妙之境乎？」(與陳碩士書)方植之云：「古人論文，必曰一語不落凡近。」(昭昧詹言)是知文人之惡俗，亦猶世俗之嫌雅耳。然俗有二義：曰「文字之俗，」歸氏所謂俗語也；曰「才識之俗，」姚氏所謂俗氣也。惟文字雖俗，苟無傷其思致之美，亦不足病；杜子美好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詳見孫奕示兒編十)而未聞有落俗之譏損其詩名也；此潘彥輔所謂「雅者，非第詞之雅馴而已」(養一齋詩話)歟！其俗之屬於才識者，則雖飾以雅馴之辭，終為有識者所唾棄耳。然陋文合俗，方其為之也，求避乎習慣與禮敎之種種諱忌；時時掣肘，處處窒礙，或憑虛結撰，或踵事增華；甚至刋削美事，取悅俗目，其斡旋之力，亦甚苦也。及時移境遷，所謂禮敎習俗者，胥成陳迹；舊之諱忌，既失其憑藉，則曩之苦心經營，反為剜肉為瘡，可勝歎哉！茲取章學誠所言二事，證之如次：

有名士投其母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年衰病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蔕，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為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文史通義古文十弊二)

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為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耶？』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聽，

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為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衆而議之。俗嫌

右舉二例，由今觀之，其所謂嫌者，復何存乎？而為顧忌之辭如名士作狀者，反成可嫌之實；直言無隱，若朱氏之文者，轉為白璧無瑕矣。是知拘謹之甚者，當時以為知禮，後世鮮不以為俗嫌也。

西儒毛爾登 Moulton 謂「文學之原質有三：一曰描寫 Descripeion，二曰表演 Presen'ation，三曰反射 Reflection」。夫文學始於歌詩，中外學者所公認也。我國古訓，以合樂為歌；既合樂矣，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亦隨之矣，故西人亦謂舞歌 Balladanc 為文學之初。作者形容事物，發為合節之音，形於中度之舞，此由描寫而入於表演者也；理有所悟，情有所感，發為自然之嘔吟，形為悲歡之狀態，此由反射而入於表演者也。然天下不能盡人而為文學家，於人情有拂鬱而不能宣者，文學家可為之宣之，此古代詩人之所以多託為棄婦孤臣之辭，而杜工部之所以有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作也。於是作者任描寫與反射之事；表演之實，則自作品中之主人任之。作品中之主人有假設者，於是表演之人亦可替代焉；此史傳之所以演為小說，詩歌之所以變為傳奇，而戲劇之所以盛於後世歟！是故代人表演者，於優伶之人格無增損也；代人宣情者，於作家之本身不相涉也。蔡邕為胡金盈作毋靈表頌曰：「悲毋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為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綺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悴，鞠予小人，庶我先妣，克保遐年。」見顏氏家訓文章篇 蓋漢代文人猶能明乎客主之分，故能言之無諱；降及六朝，避嫌綦謹，無敢為

是等言矣。顏之推云：「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無謂之俗忌，雖學者亦受其蒙焉。自來文人於此問題有詳確之批評者，殊不多見，惟釋惠洪之談詩，章學誠之論文，可謂卓然不惑。茲列其說於次，以爲懷疑吾言者進一解：

今人之詩，例無精采，其氣奪也。夫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人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忌）

或謂文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於君臣，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索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章學誠文史通義砭俗）

夫拘束嫌諱，則斲喪情思，此文章之所以惡乎徇俗也。然嫌之在已者，名作家可以不避，如右之所述者是。嫌之在人者，人將不以爲然，則作者不能不爲之曲諱，於是不期俗而俗已！在唐宋派文家，鮮不犯此病者，雖韓愈氏亦所不免。茲錄吳氏林下偶談一則，證之如次：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甑石之儲，嘗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有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耶？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又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略旁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應事之文，爲人避嫌，雖不盡屬作者之隘陋，而作者亦不能辭其咎：蓋作家必先擇題，苟無題焉，不作可也。惟題之雅俗，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世人惡壽挽之近俗，好碑誌之似古；而不知壽挽爲今之俗，碑誌爲古之俗，其爲俗體一也。原壽挽之所以爲俗者，爲其避人之嫌也。碑誌亦多出乎人子之倩請，所謂「韓愈得諛墓之金」者，其避嫌又不知視壽挽爲何如也！章氏曰：「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苟不背乎古人之道，君子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壽言，……此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又曰：「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闕，可以過於前人矣。」（砭俗語）故以精神別雅俗，則壽輓可以雅，碑誌可以俗；推而言之，即凡體製上之雅俗，皆不足爲眞雅俗也。故文字之鄙俚，不足以爲俗；體製之非古，不足以爲俗；識見之狹隘，志趣之卑鄙，斯不可醫耳。此又辨俗嫌者之所當知也。

第四章　時尚與文格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固也。然析而論之，則有自然與强制之別焉：以文藝爲本位，循衍進之定律，其構成體式也，似創而非創，胎息百年之前，發露一朝之後，此時代』結晶，非三數人之私智所能左右也。故

其生存之時間，自有文學之年代，不繫乎君主之年代也。是謂自然文學。以禮制爲本位，衡君主之好惡，其爲體製也，不必合乎文學之原理，一人作則羣衆附和；其好之也，非以文學而好之，別有用意者也。此其作品，君統亡則覆瓿矣。是爲强制文學。律詩絕句，唐之文藝也；試帖律賦，亦唐之文藝也；而性質異矣。詞與南北曲，宋元之文藝也；經義八卦之文，亦宋元之文藝也。（毛西河云「世謂時文八比，爲宋王安石所造，非也。安石變法，但無詞賦，祇用經義，且以詩書周禮三經，自造訓詁，使經生誦之，以作文，謂之三經新義，何嘗有，八比之名？考元朝變法時，用王耕野名克耘者，造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案安石雖不嘗爲八比，而三經新義，即八比之濫觴也。茲不必拘泥言之，故總名曰經義八股。）而性質異矣。不辨乎此，則所謂時代文學者，亦可以魚目混珠乎？

在唐而好律詩，在宋元而好詞曲，固爲趨時矣；在唐而好律賦，在宋元而好八股，寧非趨時乎？時之不足恃也如此，則文學家可不自具權衡，而以時人耳目爲好惡乎？

王世貞云：「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紘霓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元珠斬蛇，并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四部稿）

應試之文無論已。而世之唾棄官樣文章，自命爲作家者，乃亦有時代之謬誤焉。即以前清而論：文凡數變，而一時期卽有一時期之失。請約言之：方桐城派盛時，作者本「文以載道」之旨，隱然以道德自任；是以方姚諸子，爲人序壽，必言其人求懇之殷，及借重吾言之意，一若己之文便可壽其人於千萬祀也者。衣鉢相傳，習古文者幾以是爲口頭禪矣；豈不可笑！章實齋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

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必見長於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以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古文十弊四）又曰：『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誤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耶！』（詰陋篇）予謂此等語調，皆方氏壽序之餘響也。彼習古文者，方以爲時髦，而豈知其大謬不然哉！此趨時之失一也。乾嘉之際，考證學盛，語以訓詁爲美，物以金石爲韻。人慕鴻博之名，駢贅累綴，文傚箋疏。而江艮庭諸人，雖尋常筆札，必用隸篆，此又受訓詁說之印象過深者也。章氏曰：『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古文十弊七）蓋考證之學，本屬科舉範圍，與文藝不相侔也；曩時文人，不明文質之界域，强佔他人之領土，亦何怪乎張冠李戴，不相洽哉！此趨時之失二也。

第五章　文章奇僻

夫爲文之好摹擬講法度者，則有泥古之失；避俗嫌趨時尚者，則有徇時之失；上既備言之矣。於是黠者，求免乎二者之譏，而有奇僻一類作品，茲爲衡論如次：

自來文人，率多鶩異，韓退之推重樊宗師，卽其尚異之徵也。故韓集中如曹成王碑，是其文之尚異者；南山陸渾火聯句，是其詩之尚異者。徐彥伯李觀孫樵劉蛻賡之，宋景文李淑之張荷羅願鄭樵劉辰翁踵之。元明善黃晞任士林謝兆申劉鳳及近代胡稚威並稱澀體。此諸人者，文章雖有得失，而並足爲好奇之代表焉。

奇僻文之作者，既如上述；而文章之何以能奇？奇僻文之得失如何？所宜究論也。此二問題，亦可合併探討，蓋知奇僻文之結撰如何？卽得失亦可知也。自來對此問題，有鶩外與崇內二派，茲舉其說，權論如左：

（甲）鶩外派　此派徒事形式，張耒葉石林包世臣諸人，嘗言其作法如次：

自唐以來，文人好奇，甚或爲缺句短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有者，强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宋文鑑張耒答李推官書）

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蝌蚪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全前）

今世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朱子引石林語）

今人作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語。至說義理處，又肯不分曉。（同前）

……其機括在乎換成言，擇字義相類更代以明新於駢語習見者，顚倒以示奇。其小字短章，則字棘句鉤，急切不能了其指歸。其要領在乎節助字，蓋多借助字，意與詞適易以熟滑；節之則詞生意澁，

前哲間以此爲制勝之具。……包世臣胡稚威文集序

此派既有一定方法，倡者雖以爲奇，效者倍覺牽強，是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有識者類以爲病：歐陽修祖述韓文者也，而知貢舉深斥劉幾怪險之文。朱子謂「歐蘇文好，只是平易，不使差異字換尋常字」。唐徐彥伯有澀體，宋柳開言其弊；明楊會禹山集之雕鏤堆砌，四庫提要斥其失。他如黃宗羲深惡明季及清初之「聚斂拆洗，生吞活剝」之文。歸有光論文弊有深，晦，怪，澀之目；袁枚論古文十弊以「艱澀章句，欲掩其淺陋」爲殿；則此派之失，自來文人幾若懸爲炯戒者矣。

(乙)崇內派　此派爲反對以形式爲奇者。其所持理由，則有二說：主才識者，曰「文之奇者非惟形式而已；必有學力以養之，才氣以稱之，藝術乃備」。主事理者，曰「雖有學力才氣，無事理以充之，不能奇也」。二說分述於次：

(1)主才識說　樊宗師爲文奧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錄，復有一篇名摘粹，四十八字，如辨碑刻及字音……爲文奧澀。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忘議？周煇清波雜誌爲文當從三易條

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困學紀聞十八引鄭志宏說

袁子才文主條達，及爲稚威哀詞，欲逐迹逐風，至失其故步。包世臣說

(2)主事理說　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張耒答李推官書

激湍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語言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玉堂漫筆引張文潛）

以水喻作文之法。亦見容齋五筆張呂二公論文。案文潛即耒。

好作奇語，自是文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七）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者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陳師道后山詩話）

右舉二說，雖各持之有故，實則才識所以爲用，事理所以爲幹，二者相因，不可缺也。而張文潛所言「不以言語句讀爲奇」誠二說共通之點，亦即自來僻文痼疾之鍼也。夫事理本奇，才氣本異乎人，吾文適以宣達之，其爲奇也不自知，人讀其文，見其奇而不知其僻也。是以老莊之文奇，而與上二說不相抵觸也；樊宗師以下之文奇，可容於第一說，而不可容於第二說也。夫容於一說且不可，世之以艱深文其淺陋者，吾恐二說俱不受之！

第六章　文章繁簡

文章繁簡，非可漫然而爲之，蓋各有其主因焉。區而言之，略述如次：

(1)繁簡之繫乎時者：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楊愼丹鉛總錄）

⑵繁簡之繫乎事者：洪邁云：「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衞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樸贍可喜。」（容齋隨筆）今案班書言從大將軍而不言獲王，則功績不明；言封王而不言戶，則祿養缺如，非惟文情有損，實於史蹟多晦矣。

⑶繁簡之繫乎人者：方苞云：「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望溪文集答孫以寧書）

⑷繁簡之繫乎辭氣者：王構云：「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爲貴也。文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至於南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孟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余忘之。』（見孟子）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也。」（修詞鑑衡）

右列諸端，皆就其外因言之；自其內因觀之，則作家才性，關繫亦至爲密切也。茲以彥和之言證之：

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缺，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文心雕龍鎔裁篇）

自來文人，率以繁冗為戒，而罕以簡省為病。陸機云：「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也。」（文賦）劉勰云：「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一（原誤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共句，文之肬贅也。……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鎔裁篇）沈亞之云：『裁經綴史，補之如疣；是文之病煩久矣。』（送韓靜略序。又見困學紀聞十七引）緯文瑣語云：「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齟齬處。」（麗澤文說）姚鼐云：「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與陳碩士書）劉融云：「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非如荊公筆力之簡健，殆不足以矯且振之。」（藝概文概）是繁之為弊，盡人知之矣；茲更試述約之失焉。

文章之繁乎世變者，古簡而今繁，既如程氏之所述矣。其反乎是者，則為矯揉造作；矜其才而傷其氣，約於文而遺其事，未見其得也。示例如左：

矜其才而傷其氣例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一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為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誌等文，則一

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人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王懋野客叢談）

約於文而遺其事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悠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又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上，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顧炎武日知錄）

世俗之爲簡約者，禁令蓁多，其失彌甚。約而言之，若古文家之脫略名詞，詞藻家之割裂古言，其尤可嗤鄙者也。

脫略名詞例　章學誠云：「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

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摹古而刪之？……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顛倒之甚耶！」（文史通義古文公式）在鈍翁之意，蓋以既書名矣，則姓可省；徇俗稱氏，避姓名之煩也。不知古人於名詞之從略者，必上文已具；否則爲不完全矣。汪文一從典雅而失之，一從俚俗而失之；其病根同。故其失亦同。李巨來譏望溪省桐城之名而但曰桐，以爲「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見潛研堂集跋方望溪文）錢竹汀諷時人自題太僕少卿，沿唐宋之稱省寺字以爲「題銜以意更易如此，則學士大夫之著述，轉不若胥吏文移之可信！」（潛研堂集與友人書）此與鈍翁之文，蓋爲同病。

割裂古言例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友于，』子孫爲『詒厥，』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友于，』」（案：丹鉛總錄引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可參。）退之詩曰『誰謂貽厥無基址，』（案：丹鉛總錄引南史「到藎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溉曰「藎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毋假手於貽厥乎。」？可參。）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野客叢談）夫約尙書「惟孝友于兄弟」語，爲友于；約詩「詒厥孫謀

」語，爲詰厥省「色斯舉矣」爲色斯，省「王赫斯怒」爲赫斯，省「知人則哲」……爲則哲；……此亦求簡之類也。而介詞助詞，橫截縱剖；不知復成何語？（明人以騷人墨客，而合稱之曰騷墨；以汗牛充棟，而合稱之曰汗充、楊愼丹鉛總錄譏其文理不通，足以發後世一笑。此亦因求簡而割裂古言之失也。）

右述之外，如馬高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楊愼爲之說曰：「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丹鉛雜錄）假令史遷之文，信如楊氏之言，使人起誤會，亦子長文約之過已。

文簡之失，既如上述，茲評家爲便於討論起見，則別爲「疎」名，以當其失；亦有以密爲繁之美名，以冗爲繁之病也。茲以陳騤之言證之如次：

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春秋書曰：「隕石於宋，五。」公羊傳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此用三十二字，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維風，下民維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也。（文則上）

由陳氏言之，則所謂密者，在乎理周而意顯耳。一方而求文之約，一方而求理與意之無損，斯無上述之病，並無奇僻之累矣。然文章以文字爲形骸，理意爲神髓；鍊意，則文字自約；減字，則理意或傷；所以文則

論裁事之文，以蓄意爲上也。其言如次：

文之作也，以裁事爲難；事之裁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裁晉敗於泌之事：但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則攀舟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又載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傳載秦敗於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

魏凝叔日錄論文，則更進一層；其說曰：

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於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却多少筆墨。能刪題，乃眞簡矣。

今案刪題亦卽刪意也。陳氏所謂「鍊意」者，局部之意耳。魏氏刪意，亦就局部而言。積字而成句，字爲句之局部也；積句而成章，句爲章之局部也；積章而成篇，章爲篇之局部也。陳魏之所謂意者，則皆就章句言之，章句構成，時間不能無先後，故云「於將作時刪意」也。題則爲全篇之意所含，故刪題，必於未作之時。能於題之範圍大小處注意，卽篇章舉受其影響，字句無論矣。故刪題云者，卽就大處刪意也。

第四編　文學與個性

第一章　人格之表現

趙執信云：「文中宜有人在。」（談龍錄）劉熙載云：「周秦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箇自己在內。」（藝概）方東樹云：「詩中須有我。」（昭昧詹言）法人法郎氏 Anatcle Frnce 云：「文學作品，嚴格言之，都是作家的自傳。」是以讀眞正文學作品，可知作家之品性也。劉勰云：「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淸；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文心雕龍體性篇）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中說事君篇）鄭瑗云：「永叔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遒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獝厲，而文簡勁。……」（觀井預言）此皆文如其人，論其人兼可以知其文者也。

唐順之云：「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稗篇）此則因文以求其人，雖不中不遠矣。吳處厚曰：「小說載盧杞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竦，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

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青箱雜記）野史傳聞，雖或過當，然盧必用意周密，夏必希心富貴，形於吐屬，理或然也。韓愈稱歐陽詹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亦可參驗。夫文藝與音樂脈理相通，子路好勇，瑟有必鄙之聲；（見說苑修文篇）孔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聞瑟而知其人，亦猶見文藝而知作者乎！

唐氏又曰：「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千里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祗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能道出一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與茅鹿門論文書）荊州所謂本色者，蓋即作家之人品耳。夫文章修辭，本可以藝術左右一切，而人品墮落者，竟不可以工巧遁也；蓋言為心聲，（楊雄說）文詞之於言，又其精者。故古人以文章出於心術。然則文藝與人生關係之深切，豈他種藝術可得望其背項耶？

文如其人，既如上述矣；然亦有文與人不相肖者，吳處厚諸人論之詳矣。其說如次：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為正。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案皮說見桃花賦序）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

皆有艷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吳處厚靑箱雜記

趙抃劾陳執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而宋庠范鎭亦皆見之彈章；古所稱羣而不黨，抃庶幾焉！其詩諸婉多姿，乃不類其爲人。王士楨居易錄稱其五言律中，暖風一首，芳草一首，杜鵑一首，寒食一首，觀水一首，謂數詩掩卷讀之，豈復知鐵面者所爲？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五十二卷清獻集提要

晏同叔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抱節終身。…詞固不可以槩人也。況周頤蕙風詞話

綜上諸說，實與文如其人說牴牾。魏禧爲調和之言云：「古之文章無一定格例，其文純駁瑜瑕並見，故可以觀人；今之文章，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循，有法可學，故不足以知人。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今按格例之說，僅可限於唐宋派之古文辭；且文章之可以觀人與否，豈在純駁瑕瑜之間哉？魏氏之言，蓋甚陋也。況格律之嚴，莫如科場之文，而王深寧決文信國之忠，熊襄愍決周延儒之叵測，抑又何辭以解之哉？

由予觀之，文如其人古今中外一也，惟觀察之方法有不同耳。就其形式上之文詞而得之者，此正面之觀察也；就其精神上之旨趣而知之者，此背面之觀察也；宋廣平之文，趙清獻之詩，可以後說解之。夫文人代人宣言，富貴者可以爲貧賤之詞，逸樂者可以寫憂患之態。參看第三編第三章 如泥於形跡，則優孟衣冠，可認作古人歟！然使二優伶同演一劇中之某人，其姿態未必同也；卽二伶同學一伶，其姿態亦未必同也；則二富貴者同寫貧賤之狀，其旨趣之深淺，詞氣之緩急，亦烏能同哉？代人宣言者，不失其本人，則知

宋趙之詩文，形式雖異，終亦不失其爲宋趙也，曾國藩謂「子雲作文，無一不摹仿前哲：傳稱其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而作太玄，仿凡將急就而作訓纂，仿虞箴而作州箴，仿相如而作賦，仿東方朔而作解嘲，」姚鼐又謂其「諫不受單于朝仿諫伐韓，長楊賦仿難蜀父老，」綜楊氏作品，惟酒箴一篇，昔人稱其無所依傍，然則子雲一生箸作，自酒箴外，皆言人之言，而未嘗言其言歟？而察其文辭，殊亦未然：卽如法言一書，試掩卷而讀其文，當知其爲漢文而非東周文，知其爲子雲文而非向歆文，餘亦稱是。是則形跡雖襲他相，個性依然存在也。朱仕琇云：「鄭明張博傾危，故其文夸誕；公孫宏匡衡陷邪，故其文庸懦；雖飾以詩書之澤，周召之正，而奸慝發於辭氣之間，不可掩也！」若朱氏者，可謂善以背面窺作家之品性矣。

方岳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陳元孝自敘謂：「志學以往，皆憂患之日，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於文詞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此不依傍他人而見本性者也。雖其文章或不能無反面，而磊落爽直之氣，更可於其文格見之，又何居乎詞言之柔剛耶？沈德潛稱天都余京作詩，「不專一體，如扁鵲治疾，隨俗爲變；遇故里諸公分賦，尙宋格則仿宋人；與余定交，則仿唐人；」此依傍他人而亦不汩其本性者也。故余京之爲余京，楊雄之爲楊雄，在文學史上終有其獨立之價值，不能卽以其人溶合於古人也；擬七發者多矣，其作品之價值姑勿論，而傅毅崔馬……之個性，固可永寄于七激七辨七依七廣諸文中也。

小說戲曲，描寫諸人形形色色，各不相肖，而各人之背後，要有作者在也。林下偶談謂「水心爲諸人

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愉，隨其姿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由吳氏之言觀之，則正面之相似者，作者所與之形貌耳。如以與作者之人格對照，則如隔靴搔癢矣！

夫惟文之如其人也，則有是人即有是文，故退之為樊宗師誌傳，宗師之為人而文亦遂似之也；子瞻為韓文公碑，狀文公之行誼，而文亦遂似之也。此在正面觀之，則作者之文如所描寫之人也；自背面觀之，則所描寫之文，又如作者之人也；此又背面觀中之兩面觀也。

第二章　天才之發揮

嚴羽云「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案才學謂學識)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滄浪詩話)中國昔日，恆以文章學術併為一談，故劉勰論文，以「聖賢書辭，總稱文章」後世更有「為文有經術者貴」之言，豈非錯認學識為文藝乎？嚴氏之劃出書理而言詩，與遠西之談純文者暗合，可不謂卓識乎？惟嚴氏之所謂詩，實可與純文學同其範圍；而唐宋以來，無韻之文，恆落理障，嚴氏生當宋世，滔滔皆是，所以不敢論文與！

文學不以學理為轉移，北齊顏之推已前發之。顏之言曰：「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家訓文章篇)由顏氏言之，則學士與文

人不同，亦卽雜文與純文之別也。學士非不能爲純文，但不必佳耳。「博士買驢，書劵三紙，不及驢字，」雖極機械的功巧，非性情也；所謂「摛文研思，終歸蚩鄙」歟！劉彥和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文心情采篇 楊愼申其說曰：「美人未嘗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丹鉛總錄 又曰：「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者也。文非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同上○案此言本方孝孺 夫物之可以工巧至者，前人所爲，後人可取而代之。而文學作品，所以有永久價値者，惟在不可以工巧至；而近世學術昌明，文學獨無進步者，亦以不可以工巧至歟！

總之，文學家非無思想也，而與學理之思想不同；非無技巧也，而與工藝之技巧不同。學理雖精，工藝雖巧，皆有迹象可求，好學者自可循序而得之也。若夫文章之妙，語或無異常人，而神情行乎其間，不可捉摸；苟惟執其迹象，則如泥塑美人，無生氣矣。李希聲曰：「古人作詩，止以情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詩人玉屑引希聲詩話 朱晦庵曰：「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他言外之意……」詩人玉屑引

由上二說觀之，則得其意者，可外其言而不顧也；得其情調者，又可遠其意而無害也。李氏所謂情調，蓋卽嚴氏所謂別才別趣，係先天的，而非後天的。故有用後天之力太多，而反以僨事者：蔡寬夫云：「詩語大忌用功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寬夫詩話）葉夢得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著力太過，何但詩也。」（石林詩話）此皆過於求工，欲得反失也。

更有博洽載籍如李善僅得書簏之名；強識故事如楊盈川徒獲點鬼簿之誚。善哉鍾嶸之言曰：「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詩品序）此又讀書太多，反足爲累，所以嚴氏發爲詩有別才之說，而吳氏林下偶談亦有「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之言也。

文章之美，既不可以工力致，故能保共個性而發揮其特質者，才雖駑下，亦足成家，昔人謂「羅隱杜荀鶴輩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沒者，以其自成一家耳。」（見室中語）知古人所以自成一家之由，則作品之不可汨其天才也審矣。

夫文藝之能發揮天才，旣如上述；更進而欲測驗天才之效率，則有下列之三事焉：萃一人之作，以審其體製之從違，則才之長短見矣。合諸家之作，以較其氣度之柔剛，則才之品類見矣；此皆驗之成文之

後者也。至於屬筆之際，文思遲速，古今作者，才殊不一，則成文之前，亦頗有足言者。茲以三事臚述如次：

(甲)文體之從違

夫人之才性，既各不同；而文之體別繁滋，亦烏能共適哉？陸機云：「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文賦 審諸體之區分，蓋因用而異類。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體之異，又似應人心焉！是以涉藝雖衆，才難並美；執御執射，不可得兼，況文章之道，繫乎性情者與！

曹丕曰：「……文非一體，鮮能備善。……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論論文○案文心才略篇可參看 又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與吳質書 夫曹稱四科，奏議書論，同屬散文；——謂不押韻，非駢散之散。——銘誄詩賦，同屬韻文。體製相近，尚有斯異，後世詩文家之分別途徑，無怪其然矣。曾子固不能作詩，嘗自解云：「古者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于詩，不必有文。」同時蘇明允亦不能詩，足知曾說非妄。他如歐陽公不工於賦，黃魯直短於散語，才之不同，竟以相反。曾蘇歐黃事實見曹安讕言長語邵氏見聞錄羅氏鶴林玉露諸書○

世之才士，自矜通洽，欲兼衆美者多矣；但其結果，非一無所成，卽必有所偏。鄧繹曰：「唐宋以來，兼長詩古文辭者，其詩每不若文辭之盛；韓柳歐蘇，皆其人也。韓蘇雄直之氣，一往無餘，而其中之包蘊淺矣。柳歐之詩，淸而不深，歐能以文爲詩，而嗣子長之逸響，物莫能兩大，其斯之謂也乎！李杜王孟之不能於文也，其心思亦有所專注耳；兼之者，其子建淵明乎？然亦不能備諸體也。文章與賦兼勝者惟班揚，班稱良史，而上掩於司馬；揚號通儒，故韓愈儷之以荀卿；抑將以自況也。然二人爲詩，不能及蘇李與枚叔，兼才之難，乃若是乎！（藻川堂談藝）夫文人之不能兼擅諸體，雖曰習藝之工有疏密，顧亦性有所近與否耳。曾國藩謂「退之本陸宣公所取士，子瞻奏議，終身效法陸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當，則非韓蘇所及。」又謂「賈生爲陳政事疏，年僅三十，於三代及秦治術，無不貫徹；漢家中外政事，無不通曉；蓋有天授，非人所能幾。」然則韓蘇之不能以奏議名者，非工力不足，性不近耳。夫奏陳政事，爲雜文之一體，尙不可以人力至，況以「別才別趣」之純文乎？

文家之擅於是體者，雖爲他文，亦恆以是體之精神行之：劉孝綽云：「孟堅之頌，尙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昭明太子集序。）陳善云：「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捫蝨新語）曹安云：「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調言長語）陳師道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后山詩話）此蓋才有所限，非文體之不可孳乳也；苟富創造之才，卽以詩文爲混合物，另闢途徑，亦決不至如世人所識「杜之無韻語不可讀，韓之詩爲押韻文」矣。

一人之才，未能兼長衆體，既如上述矣；而於一體之中，比興殊途，事情異類。故以大範圍言，則詩文爲

二體；以小範圍言，則詩之咏物寫情，亦復各爲一體；是以雖稱詩人，抑又未必兼長衆類。鍾嶸曰：「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詩品序）夫於一體之中，特長一類，必是類與其性情爲尤近者也；故發揮其天才亦較易而其作品亦遂夐絕於古今焉。

（乙）文氣之柔剛：

曹丕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案晉書文苑傳後論史臣曰「夫賞好生于情，剛柔本于性」云云，可參。）劉勰曰：「昔王充箸述，制養氣之篇；（案王書無養氣篇。論衡自記篇有「養氣自守」之言，蓋即劉說所本。）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口鼻，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通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文心養氣篇）又曰：「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體性篇）由曹劉言之，則文氣不齊，各肖其人，未可矯詐也。文不能無氣，氣不能無強弱，故文章有剛柔之分焉。文之剛柔，即氣之剛柔也。梁武帝稱裴子野「形弱文壯，」則氣之剛柔，又無關乎形體之剛柔也。

後世論文氣剛柔者，桐城姚鼐最爲詳盡。姚之言曰：「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而陰陽剛柔之發也……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嶺，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

得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復魯絜非書）又曰：「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于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海愚詩鈔序）自姚氏倡爲陽剛陰柔之說，評文者翕然從之，曾滌生本之以析各家之文曰：「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曾鞏。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與張廉卿書）又曰：「西漢文章，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於二途，雖百世可知也。」（聖哲畫像記）觀曾氏闡發姚氏之言，可謂深切矣，而以史遷之文爲陰柔，則與前人之論史記者不合。（見下文。又方以智文章薪火以遷爲雄剛，管異之與友人論文書以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美者。則曾說與桐城派文人，意見亦有未合。）豈以史記多譏諷之辭，所謂「柔和中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侯朝宗與任王谷書所謂「斂氣於骨」者歟？此在各人之體認不同，而無妨於文分剛柔之原理也。

魏禧曰：「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彭躬庵叙和公南海西秦詩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筆山圖也。山無波瀾無轉折，卻以峯巒爲波瀾，起頓爲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多，故峯巒峭起。……」（日錄論文）魏之所謂山分者，卽所以形容陽剛之文；所謂水分者，卽所以形容陰柔之文也。此不明言剛柔，而實無外乎剛柔，益知剛柔之分，非偶然矣。

文章之華質駢散，皆可以人力左右；惟氣之剛柔則不爾。故歐曾法韓愈之散體，在文派上同爲尙質之領袖；以剛柔判之，則爲二類矣。故前者爲文學上後天之類別，後者則爲先天之類別；前者爲形式之不同，後者爲精神之不同也。

（丙）文思之遲速：

往昔作者成文遲速，相去之量，有可驚者！權而論之，非惟內質之利鈍，蓋亦有外因焉。屬於外者，復可分爲數端：文辭有順澀，文體有難易，此文藝本身之關係，而影響於思想者也；氣候有寒溫，景物有昏明，此因環境之關係於作者精神，而影響於思想者也。前者可藉術藝之修養以爲調劑，後者一時之遲速，非永久如此也，皆不足以表示天才。雖然，內質外因時相混糅，純出天才，不受外之關係者，殊未易覯；則惟有視其所受外因影響之重輕，以爲才捷與否之斷耳。評文之家，互有所偏，茲分崇內與尙外二派，揚榷如次。

劉勰云：「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

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鍊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搆；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文心神思篇 近人黃侃謂「張衡左思二文之遲，非盡由思力之緩，蓋叙述都邑，理資實事，故太沖嘗從蜀士問其方俗山川，是則其緩亦半由儲學所致也。」雕龍札記下 綜觀昔人，文思遲速，雖不能無外因，要足見其才性；而外因過大者，亦足滑其才性，張左之文是也。而劉氏漫無區別，不無微失。我故以劉說爲崇內派。

陸機云「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文選文賦 陸氏以己之經驗，定遲速之故，屬於感情。黃侃闡發其說曰：「世固有爲文常速，忽窘於數行；爲文每遲，偶利於一首。」雕龍札記下 夫以一人之身而有遲速之效，陸說是矣。雖然，試以二人相較，則同遇駿利之際，而有利鈍焉；同處底滯之境，而有遲速焉；謂非天才不可也。陸氏忽于內質，亦未爲得。吾故以陸氏爲尙外派。

夫陸氏之說，既可以比較而見其天才，則雖有外因，仍不能謂屬於外也。至張左等之「類書式」的文章，既非性情之事，不能以常例論。然以張左之他文攷之，未始不足以定其才之遲速也；即以張與左

比之，亦未始不可定其遲速也。故以根本言之，不能不舍外而論內，後之作者，如史稱許敬宗草破賊詔，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唐太宗深爲歎賞。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年，常典管記，每軍需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草稿。袁宏從桓溫北征，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柳公權從文宗至未央宮，受詔賦詩，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文宗曰：「子建七步成一詩，子乃三焉」。劉敞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立馬卻待，一揮九制；文明典雅，各得其體。此皆才速之選，非假外助者也。隋薛道衡每搆文必隱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唐李建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此又思緩之類，非有事阻者也。古人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見宋長白柳亭詩話三十尤足見文才之遲速焉。

丹鉛總錄引唐人云：「潘緯十年吟苦鏡，何消一夕賦瀟湘，」是於題易者反難成，題難者反易就，才之相去，豈不遠哉？李白上韓荊州書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使白言而非妄也，則才之敏者，體裁外物，舉不足以爲撓焉！丹鉛錄又引畫家云：「思訓經年之力，道元一日之功，」則藝術之才俱有遲速，不獨文學也。

第五編　文學與情感

第一章　迷溺之境

文學者性情之事，其用情愈專一者，其感人亦愈深，其感人愈深者，其自感亦愈甚。屬稿之際，所以自感也；脫筆之後，所以感人也。英國十九世紀小說名家沙克雷 Thackeray 自言其敍鈕康太尉 Colonel Newcomes 之死，曾痛哭數日，此自感之事也。晉王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必三復流涕，此感人之事也。嘗論文學家與宗敎徒頗相似，須具同情心與信仰心，視科學家之藉「懷疑態度冷靜目光」以發明物理者，不可同年論也；此崇觀客之「自然主義」Naturalism 之所以終不能立足于文學界歟！

吾人讀離騷而感慨，讀太史公項羽本記而太息，讀魏其武安侯列傳而憤怒，讀陶彭澤詩而悠然有逸思者，不可不回念作者當日之情緒如何也。（宋祁言讀莊周文令人蕭寥有遺世意。曾文正稱讀韓文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吾人今日對于名作品之低徊往復，感慨激昂，所受者尚爲間接之苦樂；作者當時所受直接之感觸，更有倍蓰于讀書者而不止也。楊子雲作甘泉賦，病至一歲；桓譚作小賦，亦成病；金樓子曰：「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立言篇）劉彥和云：「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文心養氣篇）蓋所受命意修詞上之工力困苦，其害尚淺；所受哀情刺激之精神痛苦，其影響於身體甚大也。否則，偶作小賦，有何工力之足病乎？夫寫悲哀之情，既足以病，則寫歡樂之情，亦自足喜也。古人以文章爲可「養性怡情，」蘇軾謂「生平樂事，無踰于此；」得精神所受之安慰，復何工力困苦之足言乎？夫文章之魔力，既可以左右苦樂，

故迷而忘反，則病而不知其困，手舞足蹈不知其樂，亦應有之事也。

夫催眠術之所以能令人如痴如夢，變易生平常態者，心專于一，暗示行也，文學家受感情之衝動，理智之念蔽，幻覺錯覺，紛然呈露，何異入催眠狀態中乎？古人以為「筆有神助」「神到之作」者，儻亦迷惘時之成績歟？李白斗酒百篇，張顛酒後草書，不過以酒為催眠器，而令其下意識從事耳，豈有他種神秘哉？古之作家，如楊雄夢五臟出地，紀少瑜江淹李嶠和凝等夢人授以五色筆，李白夢筆生花，韓愈夢吞丹篆，王仁裕夢剖腸胃，滌以西江之水；凡此之類，不勝枚舉。吾不知其為夢耶？其為幻覺也？更有非醉非夢，而為狂癡態度者：如江總為文至得意則起稿於窗上，不堪則投置溷中。王維苦吟，至走入醋甕。賈島敲詩，至衝長官儀仗。周樸吟詩，日旰忘反。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應。王勃作碑銘，引被覆面。楊億作文，必飲博譁笑。萬適搆思，必匿深草中。歐公作文，多在馬上枕上厠上。羅屺每有撰述，必棲喬樹之巔，或閑坐一室，容色枯槁，有死人氣。嘗為人銘墓，暈去四五度。所傳圭峯稿，大率樹巔死去所得。觀諸人之奇態，雖醒覺而無異於夢幻矣！蓋情之迷溺，可忘其身，可忘其境地，一切富貴貧賤之階級，胥無存焉，故其作品亦有超人之思想，非不迷不溺者，所可及也。小戴記曰：「詩之失愚，」（經解篇）所謂失者，正得文學之深境。

迷溺二字，離合詁之，則有相因與不相因之別：溺愛一物，未有不迷者；雖時有久暫，迷有淺深，同為相因之說也。亦有不待溺而迷者，則其人情感富厚，或與對象有特殊關係，此不相因之說也。二者雖致迷之歷程不同，而其所以為迷則一也。夫文家之所謂迷者，潛在精神之作用耳；在心理學上有因受暗示，

與不受暗示之別：其受暗示者，是爲相因；其不受暗示者，爲不相因。

所貴乎迷溺時之作品者，取其神而不取其工，故雖困而至病，枯槁若死，亦未必尙乎斗酒百篇也。此迷之不屬于工力者一。迷之第一條件，在心之專用，力多而心不專者，雖困病而未必迷也。此迷之不屬于工力者二。

夫文家迷溺之事實，與迷溺之涵義，既如上述矣，茲更進而討論迷溺者之心理作用焉。作者描寫人情物態，體貼漸入微妙，心思亦漸覺沈寂，遂于不知不覺間與所寫之人物合而爲一焉；斯時也，如莊周夢蝶，栩栩然蝶，不復知有周矣。自來藝術之精者，皆有此境。觀曾雲巢與韓幹作畫可證：王楙曰：「曾雲巢畫草蟲，予問何所傳？笑曰：『某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野客叢談）賀裳曰：「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皺水軒詞筌）是知迷溺之際，只有對象，不知其他，感覺雖幻，不能謂之無意識也。

作者開闢一切幻境，既以迷己，亦能迷人：小說家迭更司 Dickens 箸孝女耐兒傳 Old Curiosity Shop 敘耐兒 Lrtte Nell 之事，哀感動人，及其續撰後編，讀者恐耐兒之結果必至于死，投書迭更司求其勿致耐兒於死者，達數百人。夫文人處患難之境，發爲悽慘之詞，讀者酸鼻，人類之同情心也；耐兒之事，本屬空中樓閣，而讀者不知其幻者，作家迷溺之效也。作者設身處地，不以爲幻；讀者倖色揣稱，因以爲眞矣。我國辭賦之家，設爲烏有子虛之名，告人以幻，自居不迷，己之不信，而欲感人得乎？

第二章　傲兀之氣

自來文人恒有一種傲兀之氣：屈原露才揚已，趙元叔抗竦過度，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路粹隘狹已甚，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阮籍無禮敗俗，稽康凌物凶終，孫楚矜誇凌上，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謝玄暉侮慢見及，……見顏氏家訓文章篇。文心程器篇可參。凡若此類，不能悉數，則誕傲雖爲累德，實與文學有密切關係矣。

文人既帶傲兀之氣，彼此之間，每不相下，同道謗毀，更甚異己，復似由高傲而變爲妬嫉焉。曹丕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典論論文 彼既小此，此亦陋彼，是以謝希逸與顏延之相與答嘲，宋孝武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以語莊，莊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死爲長不歸』」。帝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過其敵者。」王荊公與蘇子瞻互爲訾議，荊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觀其意態，察其動機，皆傲兀不平之氣使然，非客觀之批評也。他如唐人以王楊盧駱號稱四傑，楊盈川曰：「我愧在盧前，恥居王後；」韓退之答呂醫山人書曰：「若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負之態益著。范仲淹岳陽樓記，以對語說時景，尹師魯以爲傳奇體；傳奇謂唐人小說，輕之之意。陳師錫序五代史，王安石以爲佛頭著糞；亦皆意氣之言耳。

文章之家，何以意氣特盛乎？誕傲與文學，究有若何關係乎？今原其故，約有三端，述之如次。

(1)自鳴得意　夫爭勝之心，根乎天性；謙讓之節，造自禮教；心理學家證之審矣。文學既本性情，則性之弱點，自亦不可掩飾；誕傲者，好勝心之暴露也。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今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

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梁書文學傳後贊引）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家訓文章篇）可謂知言。更有進者，世人謂「自知者暗，旁觀者明，」此就操行言耳；若文藝，則適得其反：作者慘淡經營，入其滋味；觀者未必白圭三復，左右逢源也。卽如一時率性之作，其悟入之境，亦必較讀者爲深也。作者於其作品，既有深造之樂，而知音難得，遂以睥睨一切，此文人之所以傲世者一。然人之視我，亦猶我之視人，輕心掉之，同爲隔膜；積習既久，好惡爲用，由是自視則惟見其美，視人則但得其瑕，此文人之所以相輕者二。夫以天性之傲，輔以養傲之道，於是形諸行爲，發乎詞氣矣。

(2)表示不平　古人云「詩窮益工。」（參看王世貞四部稿）吳子良云：「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林下偶談）蓋文章之用，貴乎感人，所謂「益工」「易好」者，感人深耳。文章既宜乎窮愁感慨，故文人於自身，則好表現其失意之苦況；於社會，則好描寫其罪惡之部分；刺激漸深，憤俗遂甚。蹐天跼地，覺舉世皆濁，惟我獨淸，接輿之鳳歌肥遯，嵇康之龍性難馴，積是之由。此又文學之所以養成傲兀之性也。

(3)年少氣盛　陳善曰：「山谷論東坡文，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則好罵耳。以予觀之，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游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磨治，盡黜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年來輒自悟，留氣下煖臍。』觀此，可想其爲人矣。」（捫蝨新語）吳子良曰：「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篔窗袖以質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持少雋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老，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漸平，亦似王逢原耳。』」後

二年，余以新稿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林下偶談）觀蘇吳之好罵，則傲兀之氣，亦隨年齒爲隆殺也。而文章之佳妙者，以少壯之作爲多，與學術之須累工者不同，此又文學與誕傲互相爲緣之由矣。

綜上三事，則文人傲兀，高尚純潔，來源甚正，與小人之恣肆不同；其有不然，則天性惡劣，非文學之罪也。由第一項言之，文人之相輕，爲不知他人之作品而誤會其不知之故有二：研究殊途，嗜好異類，一也；時移境異，不知作者甘苦，二也。使去此二因，則相推相服之誠，亦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茲舉數事如下：吳張紘見陳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王延壽有俊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宋文帝詔羣臣爲赤鸚鵡賦，袁淑文冠一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滋明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並見羣書備考）蓋文人好惡，純出感情，既由感情而相輕，亦由感情而相重也。舉其相重者而觀之，足知相輕非妨功害能，抑人揚己矣。由第二項言之，文人傲性，係藝術養成之，與由勢位養成之驕矜不同。故文人之傲，有藝術之價值；小人之驕，有勢位之氣燄。愛藝術者，不厭文人之傲；亦猶貪勢位者，不惡小人之驕歟：陳子昂登幽州台詩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睥睨千古，目空一切，傲不可及矣；而讀者惟知其情致雋永，愛玩不已，決不似孟子所謂「施施之聲音，距人於千里外」也。夫文人

之傲，既異常人，故卽如第三項所言少年好罵，亦正未可厚非。而山谷水心引以爲戒，東坡子良晚亦改悔者；則以年少之時藝術之修養未至，表現之方法或有未合耳。且所謂傲兀與文學爲緣者，僅指純文而言；吳氏以爲文字之病者，蓋就雜文爲說也。（唐宋以後所謂文字文章多指雜文學。）此其故一。文辭原有剛柔二端，一人一生之文，不能純剛純柔無所調劑，姚鼐諸人言之詳矣。好罵之文，陽剛之類也；剛而至於僨強拂戾，（見前篇第二章）是以病之。或者年老氣衰，文章漸入於柔，是以悔其少作。此其故二。

夫文學既足助成傲兀之性，流而忘反，入於狷急，如第三項所云者，又非得也。故古人以「溫柔敦厚」爲詩教，仲尼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亂，」稱美關雎。其實三百篇中「如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人而無儀，不死胡爲？」「吾生之初尚無爲，吾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之類，情辭激烈，甚於罵座；眷念身世，不爲不哀傷矣。故「溫柔敦厚」云者，特懸爲矯枉之鵠，未可型範情文也。且文學爲藝術之一，近世藝術主張，有「實用論」與「獨立論」之別：就實用論言之，自當依附道德，折衷和平，前人談藝大抵偏於此派，此詩教溫柔所由倡也；就「獨立論」言之，苟足助人美感者，皆當盡其藝術之能事，不能以道德率爲制也。余謂「藝術美」與「道德美」，本爲二事，以「獨立論」者之說，施於文學作品；以「實用論」者之說，以箴文人操行，庶兩得矣。

第三章　涸竭之候

東坡有廢井之喻，朱子有思慳之言，此文家涸竭之候，係一時情境之底滯，非關才鈍也。才之鈍者，文思遲緩而已，假以時間，終當成文，如上編所言「相如腐毫，桓談苦思」是也。涸竭之候，則空無一物，苦

思不能得，曠時未必成，此感情之作用，與天才敏鈍不同也。

或謂文章所以有涸竭之境者，由學識不足或少作太生之故，曾國藩日記可以為證：曾曰「憑作江寧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為歉愧。」又云：「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尚不能成篇，因瑣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由曾說言之，則修養深者，可以藥涸竭之病，而感情不足以為左右矣。其實不然：曾氏所謂苦探不成一字者，安知其非適值心襟鬱悶，情緒惡劣時耶？而機軸甚生者，亦用思不專，感情間斷所致耳。則涸竭雖或原乎修養之不至，要亦感情之為用矣。且學宮記雖屬於知的雜文學，曾為當代學者，豈有一字不能知耶？若在純文，則實學一層，不成問題，更可謂其遂無涸竭之境歟？

涸竭既屬于感情，故以抒情之純文言之，更為恒有之事。昔人為吟詩詩云：「盡日覓不得，此時還自來。」呂居仁云：「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詩人玉屑）是則涸竭之際，天才不能用，學力不足恃矣。

涸竭之原因，雖曰感情，而權論性質，殊非一致，臚舉如次：

(1)興敗　夫一時有一時之興，時過景遷，則豪興消沉，不可蹤跡；抒情之文，應興而生，苟于屬筆之際，物撓其興，續有所作，終不似矣。于是名人擱筆，疑其才盡，豈知前此作品所憑藉以為生命之情與已失去耶？謝无逸問潘大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提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玉屑十）夫以日日詩思，沈浸濃郁，一旦提筆，意

興可知矣；而一經間斷，便不能復成一字，則純文者，神聖玄妙，安可以迹象求哉？

(2)情急　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昔人以爲雅談；唐求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北夢瑣言猶以爲嫌；是故詩人者，當以寬裕閒適，養其胸襟，不受外物之牽掣，以累其情思也。然亦有事急智生，如子建七步吟詩者；則本有敏才，又以變生骨肉，壓制愈急，刺激愈深，感慨淋漓，脫口而出，又非應其七步之命矣。若在遊宴之地，未有傷感之情，則欲速之心，適足塞其思路；情愈急而愈伏，不待催租之人，而涸竭之象呈矣。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韓安國作几賦不能成。」桑世昌蘭亭考云「修禊之會，人各爲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郄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瑰卞迪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夫安國子敬諸人，才非不美，而一詩一賦不能成者，蓋受遊觀時間之限制，而權速之心有以敗之也。

(3)思奪　人之感情，大率相似，苟于同一對象，先有佳作，則我之情思，亦於不知不覺間受其吸合。春秋之際，君臣酬酢賦詩，悉誦成構，不自創作；蓋嫻習既熟，斷章取義，皆洽事情，無所用其才思，而才思因亦涸竭焉。李白見崔顥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以李白之才，使不見崔詩，則眼前之景，豈無佳什？徒以思奪於崔，而枯竭如無有焉。甚矣情之爲用也！以此推之，假如李白有詩在前，崔顥亦未必不書空咄咄也。

(4)機滯　上述三項，皆因外累以致涸竭者也；亦有心慮偶然窒塞，如時計之自停者，是謂機滯。故一篇之中，或澀于數句；一句之中，竟慳于一字。唐人應試詩以六韻爲例，臨時官限？亦有用八韻四韻

者；惟祖詠賦終南積雪詩，則止二韻，自謂意盡而出。今讀其詩雖已自有起訖，而以繩墨言之，亦可謂因機滯而縮小其範圍也。柳亭詩話言趙丞相南仲嘗避暑水亭，作詩僅成六韻，忽睡去，侍兒小梅小杏，戲續之，南仲以為得風人之旨。夫文章標舉興會，屬筆之際，何能睡去？趙之六韻，倘亦意盡歟！惟祖詩事後未聞重續，後人亦無續之者；趙詩則侍兒能續之，更足為澀于數句之明證矣。古人云：「文人富于萬言，而貧于一字。」陳去非謂：「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見丹陽集。案：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夫詩文固有用力于一字者，然亦何至難于萬言乎？且詩人之好刻意描寫者，處處顧慮，字字磨練，又非獨苦思于一字已也；有之，則為天機阻滯耳。

綜觀右列四項，則涸竭有外感與內感之二因。其屬于外者，性質亦頗不同：第一項之興會，不可以人力致者也。其在第二項，則可以修養補救之。蓋情急之所以困頓者，非以時間之短促，實因迫促之情與文藝之情交戰于胸中也。故迫促之情與文藝之情同，如曹子建之七步詩者，即不受困。若預有鎮定之涵養，不受迫促之心理作用者，當亦不困竭也。昔人刻燭吟詩，倘即此項之修養與？其在第三項，若以傲兀之氣臨之，亦可發展個性，不受思奪之累；雖未必壓倒前人，亦要不致入涸竭之境已。故二三兩項，皆可以人力為調濟。其屬於內者，有時亦可藉外感以救濟之：如第三項之思奪於人，本所以致人於困竭者也，然在機滯之際，前人之藻思，翻足豁我之胸襟；故有觀人之用情，而引起特殊情感者。此致人於涸竭者，利用之，亦能通人之涸竭也。

涸竭與文思遲緩不同，上既言之矣。茲以內外四端較之，更得差異之點如下：乘興之作，一經間斷，則不能復續，情急思奪者，亦終不能成文；遲緩者，雖不必如張衡之十年研京，左思之一紀鍊都，而間斷時日，終當成篇可斷言也。此外感之涸竭，與遲緩根本差異矣。機滯一境，通之則間斷之時間，無形消滅，與思緩者雖歷程有不同，而結果則一也。其終不能通者，則亦終不能成文，雖強湊字句，外形則完，精神仍缺也。後人以滿城風雨句足成絕句者多矣，有識者熟視若無覩焉，仍以爲一句詩耳。此內感之涸竭與遲緩之異也。

第四章　穎悟之機

人之心靈變化不可捉摸，既可由底滯而呈涸竭之狀，亦可因通豁而露穎悟之機也。方其滯也，平昔所優爲者，轉不能爲；比其通也，才性所未及者，亦可一蹴而幾焉。劉勰云：「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文心神思篇）是知機之通也，一切環境盡契吾心，山也水也，倍增姿態，此情緒之改移環境，非環境之變易情緒也。近人黃侃闡彥和之說曰：「內心與外境，非能一往相附會，當其窒塞，則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懌，斯八極之外，理無不浹。」（神思篇札記）斯言諒已！蓋情與境離，則所向皆阻；情與境合，則所至皆通。古人云：「情以生文，文以生情，」情思不竭，斯其文機不止矣。

情與境合，既可以發生文思矣；而境可以不移，機神起伏，不可定也。故通豁之機，有自動與外動之別：不假他力者謂之自動，反是者謂之外動。情與物遇而相契合者，昔人謂之因物以起興，雖有富美之情

緒，而必藉外物為導火線也。此種感觸，動機在外，故曰外動。因心靈之作用，起抽象之感觸，與上說相反者，謂之自動。

動機既分內外，而所以引起動機者，亦非全無意識也。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為吾輩設。」(冷齋夜話)韓淲詩曰：「人間勝處貴着眼，雖有此與無由逢。」(題姜白石昔遊詩)所謂「為吾輩設」者，以吾輩着眼耳。勝處不着眼，則機敏瞬逝，不可復得矣。然勝境着眼，與「為文費力」不同：東坡云：「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落！』公曰：『此非與可語，世間原有此句，與可拾得。』」(漁隱叢話)所謂拾得者，非費力可知；然非不着眼也。是以文機則須注意，文思則不宜強力。蘇老泉楊誠齋曹安顧炎武魏禧諸人，皆申「風行水上，相遭而成文」之旨，此就文思而言也。山谷又言：「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小園解后錄簡齋詩云：「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詩人玉屑玉引)由前誤觀之，所謂待境而生者，必於是境有所着眼，否則熟視無覩，亦安能引起文情哉？由後說觀之，詩生眼底者，頓悟之機也；而徇形式之句法，情境反不聯絡，此不着眼文機之累也。

文機着眼，頗有可疑之點，茲為申論如下：吾人困居斗室，心襟煩亂，思慮窒塞，偶遊幽林曠野，則悠然若有遠思；抑有向之百思不得其解者，不覺渙然而冰釋；此其頓悟之機發乎自然，似非有所着眼也。曰着眼云者，非謂當其境而始注意；臨渴而掘井，烏能應我之求哉？文家之於林野，本有夙昔之感情，科學家之於理想，亦非無因而忽現；故知一切頓悟之機，當時雖似出於無意，實則皆有預期之心也。否則天

下清景，亦何獨厚於文人哉？魏勺庭論文頗能闡發此秘，茲錄其言如次，覽者庶無疑滯焉。

人生耳目所聞見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滑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淆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也。」

上之所述，爲動機之屬於外者；就內言之：亦有環境未移，沈思不置，忽有所悟者。昔人云：「思之思之，神將助之。」西人奈端 Newton 曰遇困難之問題，其深思之。思之思之，自有一種電光，於瞬息間，震動頭腦，激發熟氣，以解釋汝之問題。」文機通滯，正亦有此一境，着眼之言，何可通耶？曰：吾人之思想，其對象不外有形與抽象二端；預期之發生，亦可分實踐與冥思二類。譬如吾有愛戀名山之情，便是一種預期：蓋此情非生而有者也，其得於遊歷者，謂之實踐預期；得於文人之題咏，故老之談說者，謂之冥思預期。先有冥思，一旦實踐，雖曰覩景生情，實則情伏景先矣。上文所言遊林野而有遠思者屬之。先有實踐，一朝思及，雖若不知端倪，實則機在思前矣。然此皆以時間與空間錯綜言之，其專就空間或時間言之，則心目中有一度之渲染，便足爲次度之預期；頴悟之機者，前此渲染之表曝也。積思不已，則前時之思想亦可爲後來思想之預期；應運表曝，便是電光震動之候矣。惟動機之屬於外者，以移動或改變空間爲定則；機之自動者，亦當以渲染時間與頴悟時間離隔爲定則；所謂詩文待境而生也。蓋空間移動，則景物胥異，時間離隔，則觀念不同；景物觀念既異，則感情亦隨之而變，故有前則滯塞，今則通豁也。總之，文思之頴悟，以感情爲樞機，而前度之渲染，又爲傳達感情之媒介也。

由上說觀之，着眼有二：曰異境之渲染，曰異時之渲染。而渲染之性質，復可分爲有意與無意二類：譬如同一問題，前因心襟不快，故思索而不解，此有意也；同一環境，前因情想不屬，故接觸而無感，此無意也。苟此問題有解決之可能，環境有可感之價值，則去其障蔽，專其情思，前所思索與接觸之印象，將一躍而出矣。此頴悟之來路，亦卽着眼之效用也。

頴悟與涸竭者，情之一通一滯也；事雖相反，義則相通。凡關于頴悟問題，可與涸竭文中諸端互證者，不復縷述。

第六編　文學與環境

第一章　方輿之色彩

文學作品以個人爲單位，則一人有一人之特性，所謂人格之表現也；（詳第四編）以社會爲單位，則一地有一地之特質，所謂方輿之色彩也。文學之以方域分者，詩十五國風尙矣；而呂覽四方聲音之說，則尤方輿色彩之始著者也。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蕢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東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呂氏春秋音初編）

右述，以聲音爲方域之特質者也。實則文學之分方隅，何止聲音？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

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俗，故謂之俗。」（漢書地理志）依班氏之說，文學之方輿色彩至少可分「地理的」與「習染的」二類。四方之音，屬於前者。以地理志證之如次：

秦地　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魏地　河內本殷之舊都。……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者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韓地　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

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洵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陳國今淮陽之地……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

齊地　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乎。」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衞地　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衞之音。

觀上各國聲詩之不同，原因既非一途，色彩亦殊繁複。試專就聲音言之緩急清濁，固繫乎地理；而政敎之漸染，亦能改變其音節。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可以爲證。雖然，古之政敎，蓋本人情土風而設施，所謂「匹夫匹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者，（本文心樂府篇）正以民情爲施政之鵠耳。是則一國之政敎，皆與其土風有密切之關係，故四方之音，亦可概謂之繫乎地理者也。

由政敎而影響於文學，尙爲習染之間接者也。由文學而影響於文學，是爲直接之習染。蓋一地既有一地之特質，由是特質以發生文學，則必有其獨到之處，因以傳播於他方，此直接習染之要因也。故欲討論直接之習染，須先標明各方文學之特長，然後進而晉其混合之迹焉。茲以便於討論起見，以南北

爲方輿之大別。蓋擧北可以概西，擧南可以概東也。南北文學之特質，北史文苑傳序，隋書文學傳序，曾言之如次：

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淸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觀此，則南人長於言情，北人長於說理。此在當時，更有一事可以爲證：六朝以美文爲文，實用之文概謂之筆。（見第一編第一章）北人旣崇理致，而說理之文，宜於筆而不宜於文，故當時北方文士多以工筆傳；如邢劭之從叔佑有雜筆三十餘篇，袁翻所著文與筆有百餘篇，邢臧文與筆亦百餘篇，劉狄有雜文筆三十卷，閻亮所著文與筆亦數十篇。而劉芳亦以工文與筆，見稱於時。宋道游集溫子昇文筆至三十五卷，畢義雲集李庶文筆亦有十卷。而南人文士列傳善爲筆者，則不若是之多。且南方言情，北方說理，不獨六朝爲然也，蓋有地理之關係焉。近人湖北王葆心著古文辭通誼，析論之曰。

大河流域，土風膇重；大江流域，土風輕英。輕英秉江海之靈，其人深思而美潔，故南派善言情。膇重含河海之質，其人負才而敦厚，故北派善說理與記事。

南北文學之特質，在中國如此矣；推論西洋，亦無不然也。日本廚川白村著近代文學十講，於其第四講中言之甚悉，茲錄如次：

南方諸邦，特於很美的地中海沿岸，一切的景色很好，氣候也暖，天空晴朗，山野靑綠明亮的國。反之，北方特於瑞典，諾威，俄羅斯等，都寂寥陰鬱，氣溫亦低，霧很深，被雪冰鎖着的海山，都被灰色的

重的空氣包圍着黑暗的國家。……北方的黑暗國，恰好從秋天到冬天的俄們的心狀，自然理智方面長些，人傾向到思索的瞑想的了。……有人說：「瞑想的結果往往要生出悲哀或厭生來。」還有個社會學者說：「南歐多他殺者，北歐多自殺者。」前者動輒專向情而行，後者表示沈思的傾向。假定南方是理想的敍情詩的，那麼北方是現實的哲學了。（羅迪先譯本上卷一五三頁）

由右說觀之，南方言情，宜乎弱於理致也；北方說理，宜乎薄於情感也。而稽諸事實，亦有未然者，則南北文學之互相漸染，可知矣。南齊書文學傳贊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新情，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此南人染說理之風也。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論缺，漸乖典則，爭持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其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荊，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此北人習言情之風也。自唐以來，羣奉韓柳之散文，以說理爲宗，而南北之界限泯焉，此又習染之較著者也。

雖然，說理言情者，文學之作用也；而文學之所以有理情之作用者，又純文雜文之體別有以左右之也。此皆文學之形質，可依習染以爲轉移；若夫文學之精神，則南北之別，豈外物所能汝哉？廚川白村曰：「原來各國的文學，不是說都是一樣的，受同樣的思潮，依國民的素質，自然生幾分不同來。譬如用同樣的顏料，來染木棉和綢緞，染出來的顏色，一定是不同，不是說紅與紫的根本的區別，不過亮光和濃淡，有些各樣。」（近代文學十講序論第三頁）是故習染者，無論其爲直接爲間接，皆文學之染色也。其精神上之區別，

乃爲亮光耳。欲明此言，須舉同時代同體製之南北文學爲證，方無障蔽；清魏際瑞之論南北曲，絕好之例也。其說如次：

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鎗。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漢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情聯，北曲情斷。南曲圓滑，北曲勁澀。南曲柳顫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北曲步步橋高，南曲層層轉落。北曲枯折見媚，南曲宛轉歸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節。北白似生似呆，南白貴溫貴雅。北白或過文，或眼目，或案斷；南白有穿插，有挑撥，有埋伏。北白冗則極冗，簡則極簡；南白停勻而已。伯子論文

魏氏形容南北曲性質之不同，可謂能揭出文學之亮光矣。雖然，約而求之，南北文學最大之異點何在？魏氏未明言也。昔人「謂文有陰陽剛柔」，以方域區之，則北剛而南柔，北方爲男性的文學，南方爲女性的文學，此由比較上所生之大別也。唐順之序東川子詩集，曾暢言之，以其說爲本題之殿：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若其音之出于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覩其風，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于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妝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疾而强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鬨，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而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覩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畋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惻怛，則愀然有

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于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

第二章　時代之印象

昔劉彥和論文，以爲「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其時序一文，論之甚詳。挈其要點，約有數端：一曰「心樂而聲泰；」薰風爛雲之詩是也。二曰「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詭俗；」春秋以後，百家飈駭之文是也。三曰「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建安之末，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曹王諸子之文是也。四曰「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茂先太冲岳湛機雲之屬，結藻淸英，流韻綺麗之文是也。（參看文心雕龍）古人以爲「文章關世運」者，其斯之謂乎！

由劉氏之說，文學變遷，不外政教學術與世故三者，有以構成之。析而論之，則三代以前，學術未盛，文學受政教之影響者少；三代以後，思想日以發達，文學受學術之影響者多。周益公曰「文之盛衰生乎氣。……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宋文鑑序）此上古文學受政教洗禮之證也。周末思想解放，莊生自言：「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又曰：「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思想可謂浪漫矣。楚人染之，其爲騷也，帝閽可扣，巫咸可招，問天之辭，汗漫無所底。風氣所播，雖記事之書，亦頗受其影響，若國策載神叢之博，梗偶之辭是也。漢崇儒術，辭臣進賦，曲終奏雅；而子虛烏有，相與問答，仍爲悠謬之辭；武帝讀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意，似遊天地間，其不脫浪漫之色彩明矣。蓋一方而迎合儒家之思想，他方面又染先秦之遺習也。魏

晉以降，詩賦作品往往殿以達觀齊物之語，劉彥和謂其「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文心時序）染於玄學也。唐韓愈氏倡古文，反華詞而歸質實；宋之歐曾，明之歸茅，清之方姚，嫡派遞嬗，並規行矩步，不敢爲非常怪誕可喜可愕之言。然韓氏雖倡復古，其立論亦有未純者：原道排斥老莊，既以儒術爲不祧之宗矣；而原性排三品，則與莊周無異也。其原仁言「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讀墨子言「孔子必用墨子；」則與墨家無違也。故其羅池廟碑，爲劉煦所譏，與大顛書，爲朱子所撫，又以偶語爲進學解，以詼詭之辭爲毛穎傳送窮文，與八代辭賦復何以殊？蓋江左遺風，時猶未泯，愈受習俗影響，未能盡脫浪漫之痕迹耳。自唐以後，文家思想雖同受儒術之支配；而宋明之理學，清之樸學，性質又復不同：劉克莊評宋人詩文，謂「開有篇詠，率是語錄，」眞德秀集理學之文爲文章正宗，金履祥以道學之詩爲濂洛風雅；當時之風會可知矣。韓夢周云：「宋以後之文，理想不出程朱範圍，文詞不出歐柳範圍。」紀昀評濂洛風雅云：「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宋世文學，理學色彩之濃厚可知矣。明清之際，稍稍矯其質弊，顧炎武云：「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于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日知錄十九）今案王范二家得名未盛，是以影響極微；而大多數文家之主張，一則曰「以韓歐之筆，達程朱之理，」（姚椿本記）再則曰「學問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方望溪說）則當時韓歐文學之勢力，只有文辭形式，遺傳人間耳。乾嘉以還，樸學大昌，美尚所趨，人心向質，其于文學也，務去其怪誕不經之談，（大小人賦之類）陳陳相因之習，（如都邑賦七林等）而以精塙之訓詁，寫新穎之文情。故曾滌生論此派之文曰：「以漢儒之訓詁，參以莊子之

詼詭；」又曰：「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是則此派實兼有寫實浪漫之長，與歐洲新浪漫主義 Neo-rromanticism 派精神頗相類。自此派出，理既不取程朱，文亦不附韓歐，同時襲韓歐文辭形式之桐城派，雖頗示反對，而修辭造句已於無形間受其影響；故至道咸間魏源龔自珍諸人，遂一變而爲先秦諸子文派也。綜上所述，則文學受學術思想之影響，前因後因，漸染雖不一致，而色彩至爲鮮明也。夫學術爲文學背影之一耳，推而至于一時代社會之各種狀況，皆足爲文學之印象，此歷代文章，所以各有其不同者也。

文學既隨社會狀況而異，故渾言之，則一時期有一時期之狀況；析言之，則印象之淺深濃淡，復視其人而異。屠隆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漢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質木，元文輕佻，……」（屠隆鴻苞詩文篇）此渾言之者也。張蔚然云：「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冲陶彭澤也，在唐無唐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韋蘇州韓昌黎，晚唐司空圖也。在宋無宋習氣者，謝皋羽也。此亦關於其人。蓋六朝之習靡，唐之習囂，宋之習委，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洗此。」（西園詩麈）其實張氏所謂「無習氣」者，印象之淺耳。故太冲彭澤之詩，終不能上窺漢魏，下方唐宋也。嚴羽論詩，發揮此義，至爲透切。其言曰：「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滄浪詩話）少陵退之，可爲析言標準。氣象不同，則渾言之的也。「氣象」云者，卽前章所謂「亮光」，以此區文，可稱妙悟。

夫天才人格與學力三者，固能左右文學，而一代之人情世故，浸潤之于不知不覺之間，未有不受染

色者。此猶孟子言魯君與宋君，「居相似，聲亦相似，」時代之精神，不能汩沒也。梅曾亮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吾言于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至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尙，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答朱丹木書）此雖有意沾染風尙，與滄浪所謂自然氣象不同；而文章之貴乎時代精神，亦可知矣。

文學隨時代而異其氣象，既如上述矣；然社會衍進，政教學術諸俗皆由簡單而趨光明，而世人對於文學之觀念，則有「滔滔日下，」「宋鷁退飛」之概：談散文者，以漢分東西京二時；談詩者，以唐分初盛中晚四期。東京之文，風骨較西都爲靡；晚唐之詩，氣力視初盛爲衰；似文藝之隆替，繫乎君主私朝之興廢焉。然此猶就一代言之者也；統而言之，則古是今非，若爲文學流衍之定軌焉。茲以陳氏黃氏之說證之如次：

陳師道說：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詩話。亦見羣書考索）

黃與堅說：　文章運氣，與世推移。六經之後，秦文峻峭，漢文瓌瑋，皆因沿戰國，不能復返周初。晉魏以降，專尙修詞，至於五季，日益雕鎸，文章之道，漸然盡矣。韓歐諸子，承唐宋之敝，起而救之，其勢漸趨于平衍，較之六經，業已醇者漓，豐者瘠，然皆奉六經以爲的，而世之反而射者罕矣。明崆峒諸子，欲以秦漢泝而上之，究亦何益？（論學三說）

文學退化之說，其勢力頗大，近人章炳麟亦主其說。章之言曰：「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畢竟講

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曹聚仁編國學概論一二九頁）又云：「……能發情止義，雖不必有超古人之望；但詩或可越過宋以下諸家，文或可超過清以下諸家」（同上一三六頁）由章氏言之，則今人何論如何天才，如何努力，不能超過宋以前人。然則幾百年之後，亦將求及今人而不可得矣；然則中國文章程度，終有等于零之一日！衡以學理，豈得通乎？但在事實上誠有如陳黃諸人之所述者，其故又何在乎？茲得答案如次：

（甲）屬於知的學理日就昌明，則屬於情的文藝必漸退化。蓋人之才力，就質實方面發展，同時必損其空靈之氣；而理知之念勝，亦足以阻撓其情思迷溺之境也。（參看第五編第一章）隋書經籍志論文集云：「永嘉以後，玄風既扇，詞多平淡，文寡風力。」是玄學行而文詞退化之證。韓夢周云：「生程朱之後，而繆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于斯文」是理學行而文詞退化之證也。後世學術既循衍進之例，故文學不能不居退飛之數，此一說也。

（乙）文章體製，未有久而不弊者。古人之文體雖佳，而材料之供給，有時而盡；文字之能力，有時而窮；故古今文體，不能不變也。顧炎武云：「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為吾。」（日知錄）文體宜變，而文人始終崇仰經傳之文，不敢違離；雖人情風俗已變，而猶欲以典誥之語，型範一切，及其齟齬不安，遂歎世風之不古，文運之日衰，而不知文體之弊也。故以六經為目標，則秦漢之文不足觀也；以秦漢為目標，則魏晉齊梁之文不足觀也；況而下之，無不如此。使于漢文觀其賦與樂府，六朝觀其駢文與五言詩，唐觀其近體詩，宋觀其詞，元觀其南北曲，則古今

人亦何遽不相及哉？奈論者以經傳爲準：詩賦，則目爲六藝附庸；詞曲，則鄙爲文人餘事；謂之退步，不亦宜乎？此又一說也。

夫文學之關乎學術者，僅其一部分耳；故由（甲）說言之，則文學之不帶學術臭味者，不能謂之退步矣。文章之取法于六經者，亦僅文學之一體耳；故由（乙）說言之，則文學之非祖述經傳者，不能謂之退步矣。是以謂某種文藝退步則可，謂一切文學退步則不可。故文學退步云者，含混之言，非明晰之言；一派人之言，非公言也。

文學退步之說，既已剖析如右：于此可以得一結論：「文學隨時代而轉移，因轉移而退步者有之；然轉移非卽退步也。故文學之程度，不隨時代而遞降。」

文學既不隨時代而降，故文學之標準苟無動移，則印象之美惡，係社會地位問題，不關文學藝術之高卑，猶貴賤貧富之階級，無關人格之隆汙也。昔人以文之帶有社會弱點者，因厭惡社會之心理，遂鄙其文辭焉，此則誤會藝術之性質，又非文學之退步也。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之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哉？」此朱子惡衰世之民氣不振，因以惡其文耳。實則文辭之繁簡，豈足衡其美惡哉？而言語衍進，原由簡單而趨複雜，文辭繁絮，亦豈衰世之兆也？姜西溟言「周秦之文，莫衰于左傳，莫盛于國策」，以文學之本身言之，左傳亦何嘗下於國策？徒以戰國之社會，不似春秋之頭緒紛繁耳。此其誤點，與朱子正同。裴子野言

晉宋以降之文弊，曰「俳倡芳芬，曼靡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思浮，其志弱。」（丹鉛總錄引雕蟲論）此以時人之志業爲藝術之標準者也。楊升庵言明季之文弊，曰「互相標榜，大言不慚，造作名字，掩滅前輩，可爲世道慨！」此以時人之道德爲藝術之標準者也。余非承認「思浮志弱」之晉宋文，「互相標榜」之明文爲不惡，惟藝術獨立，不能假他物爲標準；標準既非，高卑美惡，斯無當矣。此又談文家之痼疾，所當辨正者也。

評家之觀念既謬，作家之重心斯移。嚴羽曰：「詩有詞理意興：南朝尙辭而病於理，本朝人尙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尋。」（滄浪詩話）即此一端，足知後世文藝，學術之臭味漸濃；文學而有退步之事實，不亦宜乎？

世運之興衰僅足爲文學之一種印象既如上述矣；其文學價値之高卑，則又一問題。黃梨洲謂：「明季之文，聚斂拆洗，生吞活剝。」此能抉摘文藝之病矣，然只可就明衰一代言之，而不可以該一切衰世也。荀子云：「亂代之徵，文章匿釆。」此不限于一代矣；然詩三百篇，孤臣孽子，亂離之作綦多，屈子之離騷，亦出于亂世，未聞其匿釆也，是其立論不足爲據，且文釆爲文學外形之一耳，使損其一端而發展其他端，亦未足爲文章之累。故充荀子之言，亦不能定亂世文章價値之隆殺也。

總之，文學價値，既不屬乎時運之興衰；無亦關乎時序之先後。劉勰曰：「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文心才略篇）此爲後人景慕前修之心理，得彥和一言而發揮盡矣。

第三章　境遇之影響

文學之背影：橫而言之，則有方輿之色彩；縱而言之，則有時代之印象；並縱橫而言之，則有作家境遇之影響焉。方輿與時代，並就多數人而言之者也；境遇之影響，則就個人言之。

歐陽修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渥時拈花蕊臭，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異矣。」（詩人玉屑十引撫遺）吳處厚曰：「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青箱雜記）章學誠曰：「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也。」（文史通義文理篇）此境遇之影響于文學，亦猶人格之表暴于作品矣。惟人格之表現，為永久的；受境遇之影響，則有久暫之分。又人格從境遇之背後看出，亦未可併為一談也。

文既因境而異，而境不能無移易也，苟其遭際之富於文學材料者，則文學亦往往因以進步；如史稱唐張說為文屬思精壯，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柳宗元之文，至永益工；世並以為得江山之助。是其證也。（杜之夔州，蘇之黃州，韓之潮州，並同。）夫文學與遭際，既有密切之關係，而文人所處之境，未必富有文學材料；故不能不思假借異境，以饜欲望；散文家如司馬遷，詩家如謝靈運，平生皆好遊歷，職是之故也。假借異境之方

法甚多，要不外求一時心神之安慰，以引起文思：閻紹世稱「姬履泰借風帆沙鳥助文心，」此取有形之材料也；李肇謂「李翰文思甚苦澀，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此取抽象之材料也；要皆得心身之娛樂，與張栁之流連顚沛，心懷隱憂，抑又不同。杜朗 Caralus Duron 云：「繪畫是一種感覺的表現。不能單去描寫面前之模形，須顧及你心上所映的影象，……」文學家之吸取材料，正亦如此。姬李之文，材料與影象一致也；張栁之作，材料受感情之薰染，以爲映象者也，周頲云「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模形受悲哀之著色，與衆人所見者異矣。故假借之境，以我爲材料用；遭際之境，以材料爲我用；此作品之所以不同也。

環境之足以轉移文學，既如上述；惟文學之類別不同，故所受之影響，亦不一致。抒情之詩，自述之文，……凡屬於主觀者，固不能掩其苦樂隆汙之境矣；至於小說戲曲等之客觀文學，則作家之境遇，不復如前者之易知矣，故必就作品之精神上求之。譬如作者描寫假定之人物，而能形形色色，惟妙惟肖者，必其心目中有是人是物存也。使所寫之對象與作者階級懸殊，感情隔膜，則必有掛一漏萬之累，亦烏能中其肯棨哉？故于客觀文學作品中，觀其注意及疏忽之點，不難知作者所處之境也。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貲以贖刑，親友無仗義之舉，故史記一書，于游俠貨殖二傳，言之尤爲激昂；其他傳記之有關係其身世，動其情感者，亦特爲注意，此史記之所以有文學價値。而班固小儒，以爲「退處士而進奸雄，」「崇貨利而嫌賤貧，」豈曰知言？夫記述歷史之人物，尙可以表曝已之身世；其於小說戲曲等之子虛事實，不更伸縮自由哉？

由境遇而影響于感情，由感情而影響于文詞；故文人處境之隆殺憂樂，皆文學間接之關係也。更有家庭之間，濡染父兄之長，增益其所不能，斯爲處境之直接影響于文學者矣。六朝文學，范蔚宗有世擅雕龍之譽；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世咸有文才；而王筠與諸子論家世文集之書，述沈約之言，謂文士相繼，從未有如王氏之盛，爾後歷朝似此者甚多：如杜審言後之有甫，段文昌後之有成式，蘇洵後之有軾轍及過，黃魯直後之有礱，劉辰翁後之有將孫，王禕後之有冲文，倪謙後之有岳，皆其例也。夫諸人之天才儁發，固有遺傳之關係；而文章體性之養成，如三蘇之散文，派別盡同，則非肄習之課業相同，當不如此。且古今文人受師友之影響者多矣，父兄之間，視師友更爲密切，盡以委之遺傳，豈得通乎？

中國文學述評勘誤表

編帙	頁數	行數	誤	正
自敍	二	二	尊古之給習	尊古之結習
		七	著篇六編	著論六編
		十	顧果	碩果
目次	一	十二	文學界義舊說	文學界義之舊說
	二	四	七言	七古
			之印	之形
	三	一	摹方	摹仿
			至式之失	體式之失
		二	襲古之法	襲古人之法
		十六	才者	才性者
	四	七	不依旁他人	不依傍他人
			依旁而見	依傍他人而見
		十二	剛柔不依文隊	剛柔不依文派
	五	十三	晉	齊
		十六	作品須有代性	作品須有時代性
	六	四	客觀文學作家	客觀文學的作家
第一編	一	十六	詁道相詮	詁錯相詮
	二	一	…	…」
		五	艱潔	艱深
		十二	Wincherter	Winchester
		十五	領此者	領會者
	三	一	西欲	西學
	四		孜學斟酌	孜欲斟酌
		十三(小注)	文學之篇也	文言之篇也
		一	因爲儒者	因謂儒者
	五	二	工巧圖緒	工巧圖繢
		十二	泛爲之筆	泛謂之筆
		十三	退可非謂成篇	退則非謂成篇
	六	十二	概其墳籍	概見文籍
		十五	而習之	而集之
	七	二	辨士端之	辨士之端
		九(小注)	。證	證。
		十三	季威	孝威
	八	一	於是後有	於是復有
	九	二	其,氣 其,支	其氣， 其支，
		七	有附	自附
		八	重心矣	重心巳
	十一	十三(表)	文雜學	雜文學
	十二	七	又不專爲句末	又不專謂句末
	十三	一	駢散	駢散，
		十	Peotry	poetry
		十五	與喻以興意	與喻以盡意
		(小注)	潛夫論	潛夫論務本篇
	一四	五	詩彥	時彥
		十	章太炎爲	章太炎謂
		八	箋書	箋書
第二編	一	十一	慮日短絀	慮朒短絀
		十三	末益長	末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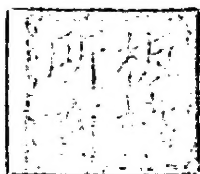
頁	行	誤	正
二	二	(表)詞綜	詞萃
		萃六	綜六
	九	右表詩歌詩賦	右表詩歌詞賦
	十三	劇勰	劉勰
四	一	上述二字	上述二事
	五	普汎	普泛
六	十六	胥不及能免	胥不能免
八	一	比周	北周
	十一	駢文雖可並行	駢散雖可並行
九	七	枯梁殿	柏梁殿
	十一	予爲	予謂
十	三	班司	班史
	四	說亦出於依託	諒亦出於依託
十一	十一	奇興條微	寄興深微
	十四	五言句文字	五言居文字
	十六	五言繁間	五言繁簡
	一	或不如	或尚不如
	四(小注)	詞有	詩有
	十六	耳	耳」
十二	七	參堂	參差
	九	宋呼爲	世呼爲
	十	世開	已開
	十五	却添短多	却添許多
	七		此行須頂格
十三	十五	簡陋	簡漏
十四	二	不同習染	不同之習染
	五	皆不盡以作末	皆不盡以作家
	八	漢格曹子建	漢末曹子建
	十三	體「	體」
		雍平易又，	雍容平易，又
十五	一	謂綱	謂之
		高楊張餘	高楊張徐
	八	木玄虛	木玄虛
	十三	柳毅傳	柳毅傳
	十四	封脊文	對脊文
十六	一	王心子	無心子
	二	史馬相如	司馬相如
	三	月娥賦	月賦
	五	奇古連	奇古當
	九	性體	體性
十七	十五	宋祁筆記爲	宋祁筆記謂
	一	八宗儀	陶宗儀
	四	把	逵
十八	一	可有輕重	必有輕重
十九	八	名類不以假借	名類之不可以假借
第三編 一	三	文章必有	文章必自
	五(小注)	樊宗師誌銘	樊宗師墓誌銘
	七	時亦利鈍	時有利鈍
四	六(小注)	聊宗元	柳宗元
	七(小注)	駁	駮
	八	辨發	辨證

頁	行	誤	正
六	十二	仿西史記	仿史記
	十六	巖松	巖桂
七	十	情景便是	情景便自
	三	磋此	嗟此
	四	五，	五紘
	十	略渼	西渼
	十四	凡此類之	凡此之類
	十五	舒王與作	舒王作與
八	十	映哈	映帶
	十一	天 清	天氣清
	十三	斯文	斯文(叶)
九	一	之義也	之義
	(小注)	學齊	學齋
	三	轟 人者遭之	轟車人有遭之
		弱臾	須臾
		而囘囧	而囘顧
十一	十四	歐處公	歐陽公
	三	貌 喈喈	貌：喈喈
十三	三	結六	結穴
	八	悞爲原文如是	誤謂原文如是
	十三	氣積勢甚	氣積勢盛
十四	十五	經營比此	經營比次
	五	Descripeion	Description
		Presenation	Presentation
十七	六	Refleetion	Reflection
十九	七	Balladanc	Balladdance
	十六	妝克保	姚克保
	三	以略旁人意	以略傍衆人意
	十六	此時代』結品	此時代之結晶
二〇	四	八卦	八股
	七	甚耶	甚耶」
二三	十五	其小字短章	其小文短章
二三	十二	忘議	妄議
二六	十五	日「封青子	曰「封青子
二八	九	的翁	鈍翁
	十一(小注)	丹鈴	丹鉛
二九	一	則哲」…爲	則哲」爲
	四	如馬高	如司馬
	八	亦有以	亦猶以

第四編

頁	行	誤	正
一	四	Auatole Frnce	Anatole France
	六	節易	簡易
	七	穎出	穎出
	九	用心最古	用心最苦
二	十一	而入品	而入品
	十二	背項	項背
三	六		(小注)此行應再高一格
七	十二	故能保共個性	故能保其個性
		謂」羅	謂「羅
八	十五	古者作者	古之作者
	十六(小注)	哥氏	羅氏

中國文學述評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一千冊）

實價銀 實價二元五角 正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李笠

校刊者 陳準

出版者 雅嵗學社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瑞安楊衙街 集古齋書社

總經售處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上海中華書局以及各省中華書局

	(小注)	諸書○	諸書
九	六	若是乎	若是乎」
十	十五	而陰處	而陰陽
	十六	鏐鉄	鏐鐵
十一	一	如樣	如漾
	八	曰揚雄；	曰揚雄，
		曰韓愈，柳宗元，	曰韓愈，柳宗元；
		約：得四家，	約得四家：

第五編

一	十二	歐陽氏	歐陽氏
	十二	讀書者	讀者
	十四	其影響於於	其影響於
三	十二	迷已	迷已
		Curiosity	Curiosity
		Lrtte	Little
四	六	復似	則復似
	九(小注)	不過其敵	不過其敵
	十二	以為傳奇	以為傳奇
五	十六	氣漸平	氣末平
六	十五	州台	州臺
		而涕下	而泣下
八	十五	无	无
		否潘」云	否」潘云
九	九	而權速之心	而欲速之心
十	十二	修養與：	修養與—
十二	十(小注)	玉屑玉引	玉屑引
		由前誤觀之	由前說觀之
十三	四	也」	也
	七	熱氣	熱氣

第六編

二	四	幽詩	幽詩
	十四	美者	美哉
三	一	如雲「	如雲」
	三	祭祀 史巫	祭祀用史巫
	十二	本文心 者樂府篇	本文心者 樂府篇
四	十五	晴朗	晴朗
五	一	俄們	我們
	三	專向情而行	專向感情而行
七	一	弱	弱
	五	縱橫 詭俗	縱橫之詭俗
八	十二	劄	劄記
	十三(小注)	本記	木說
	十五	美尙所趨	風尙所趨
九	二	romanticism	romanticism
十	一	相似「	相似」
	六	分初	分初
	十四	明峌峒	明峌峒
十一	三	中國文章	中國文學
十三	一	楊雄	揚雄
十四	五	臺閟之文	臺閣之文
	十三	至永	至永
十五	十六	巳之身世	己之身世
十六	四	杜審言	杜審言

（附注）本表行數：凡書內大字占二格者，作二行計；小字二行占一行者，作一行計；有表處依普通行格計。